

[暫名]恐龍的陰謀

作者: 時間若倒退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

第一章-出發

出院時，我沒有家人來接我，因為我和他們說我這半年由於工作關係我要在大陸住宿舍。而我平時和他們也甚少溝通，甚至這半年間沒來電過，他們都習以為常。

朋友？沒有。浪子是不需要朋友。女朋友？好了，不要問了！
總之我就一個人像浪子般走出醫院大門口。出院後，我去提款機把戶口所有錢提走。然後就去了「Cafe de Coral」吃了個下午茶。

然後怎樣？還用問，我哪裡跌低就要在哪到站起來！由於資金不足，我去深水埗只是買了一把萬用刀同一把生果刀，一個帳篷，兩支電筒，大量電池，最後就買部高清DC仔前往我那日所見的黑洞。

在山洞口前，我像上次一樣趴在草地上，等待小恐龍的出現，我就可以拍下公佈給全世界看，順便抓隻去賺錢。然而，我一等就等了五個小時，不要說恐龍，我連蟲子都看不見。難道是我搞錯位置？沒理由，我記得洞口附近明明有棵特別大的楓樹。

正當我懷疑的時候，突然聽到「嘎，嘎，嘎」一連串聲音。機會來了，我立即左手拿住出相機右手打開電筒照住聲音傳來的方向，一照就看到上次見到的那種恐龍，我左手立即按下快門，「咔嚓」相機立即將畫面拍下，而我立即可以成名，從此單是上節目訪問，我也賺得像豬頭！

但我一看照片，照片沒錯是拍向恐龍方向，但由於天黑關係，相片只有大量噪點，連對焦也沒有對好，只看到一片模糊的影像。我當時想都沒有多想，立即跟著恐龍走的方向跑去，又從那山洞跑進了恐龍世界，要不然沒拍到恐龍發財，在現實世界的話都只能算是第二個「恐龍世界」。

我跑進去打算在裡面拍完照片就立即離開，避免重覆上次的錯誤。然而，正當我嘗試看恐龍在哪的時候，我身後傳出了一聲巨響。一隻霸王龍用尾巴擊中洞口上的巨石，巨石一下碎了跌落到洞口將整個洞口都堵住了。

我看了看那霸王龍，果然是上次那隻，看來它對上次捉我捉不到，居然讓我逃走掉，還在耿耿於懷。正當我想破口大罵，凡事留一線，他朝好相見的時候。那霸王龍看著我露出了似笑非笑既面容，口水從利齒間留出，愈流愈多。

「仆街！」我邊大叫邊轉身跑，跑不夠三秒，我感覺地下傳來巨響，地也隨著巨響微微震動。糟了，一直跑的話，我一定必死無疑，我努力回想當時我遇到霸王龍時是怎樣逃跑的。聽聞人在危急關頭，腦轉得比平時快十多倍。仆街，誰說的！我怎回想都只是腦海一片空白，回過神來我轉頭一看霸王龍，它沒有再跑只是對著我大聲吼叫。

忽然我腳下一輕，原來我跑過了懸崖。正當我墜下懸崖底時，我看到懸崖底有條河，都算不幸中的大了。可惜是不熟水性。記得小時候我嘗試過跟父親學游泳，但學了幾次就不了了知，我最多只能令自己浮住數十秒，然後我就會似鐵達號一樣慢慢沉入水中，我心想今次只能這樣算了。我閉起眼睛等待，深深吸了一口氣，希望借此盡量讓自己浮起。

當我一吸完口氣，我就整個人跌入水中。我忍住不張開口，四肢不斷做出像蛙式游泳的姿態，因為以

我所知蛙式游泳是比較容易的一種。就像以往一樣，我成功浮上水面，但當我游唔夠兩米距離，我發現我的身體開始下沉。

我開始失去理智，不斷撥動手腳浮上水面令自己盡可能吸多幾口氣。這狀況持續不夠三十秒，我就沒有力氣了，慢慢開始沉入水中，而眼睛也隨之閉上，慢慢沒有知覺。

不知過了多久，我發現我在河的岸邊，我用力呼吸著空氣，生怕空氣會突然消失。經過剛才發生的事，令我覺得能夠呼吸空氣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正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連老天都給機會我。正當我想起成名後忽然覺得人生真是美滿，到時想要多少美女就有多少，情不自禁下我開始大笑。但笑了不夠三秒，我發現我的手腳被綁住了。但是應該沒理由，這個世界不是應該得我一個人類？難道恐龍都會運用繩索綁住獵物？

我搖了搖頭，發現這想法無可能，根據恐龍手腳化石研究恐龍根本做不到高難度動作。我立即四周觀察，一看立即看到有個草製的帳篷在我頭的方向，然後帳篷中走出了兩個男人，看他們的膚色，一位應該是中國人，一位是印度人，每人手中持住一把帶有血漬的刀。

我忽然想起某電視劇中的情節，我不想成為家明，於是我雙手盡力往褲袋，希望找出萬用刀割開繩索逃走。正當我摸到褲袋時，發現褲袋空空如也，再看到那兩人手中的刀，那不就是我的兩把刀。

我立即令自己站立，然後想跳走，但發現太愚蠢，他們兩隻腳跑一定快過我一對腳跳。難道靠滾地逃走？

我想起最近在看「飢餓遊戲」中的主角在逃走到斜坡時，也用過這一方法，但回頭一望，四周都是平地，沒開始滾就給人煮滾了！我又在想有沒有電影出現過其他逃生方法，但後面兩個男人已經一前一後捉住了我，其中我前面印度人向我伸出了萬用刀。

我看了看，心中起了無名火，立即破口大罵：「兄台，你要不就用生果刀，這把小刀你想割到什麼時候！」

印度人看到我突然如此大罵，雙眼呆了，我看了看背後的中國人，他也呆了。難道他們兩個被我罵到怕了我？果然身為登高仔明不虛傳！連兩個大男人都被我的罵功罵到不知所措。

但隨後背後的中國人走到我的面前，他示意印度人退後，中國人手中拿的就是生果刀，我點頭示意道：「這就差不多。」

中國人就輕輕舉起生果刀，而我就閉起了眼睛，但我一閉起眼睛就發現其實我不想死，我應該是向佢地求饒，於是我立即張開眼說：「算啦，都是給你們用把小刀。」

說完這句話，中國人同印度人同時露出驚訝表情，然後中國人說：「還有什麼可以用刀。」

聽完這句說話，我發現原本綁住手腳的繩索已經跌落地下，我才知道原來把刀是割開繩索。

OH！這次真的羞到家了。我應該怎樣解釋剛才那樣破口大罵，一望地下繩索，靈機一觸，再次大罵：「你們到底是什麼人，為何在這！剛才為何綁住我？」

看來我演技真的好比影帝，那兩個人被我這突然憤怒一問，又再次啞口無言，然後中國人緩一緩神道：「請原諒我們的行為，事實上應該是我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為何會出現在這，至於我們綁住你，

是因為我們未確定你會不會是敵人。但現在我發現你只是一個不小心進入這世界的人。」

什麼？敵人？這樣就說這裡不止我們三個人，而且還有其他人，有敵友之分。於是我問：「到底怎麼回事？」中國人示意我停一停，先進去草製帳篷坐下，我發現帳篷入面有幾支獵槍，再看看下地上，有隻剛剛被放血的迅猛龍，我才知道原來刀上的血是這樣來的。

坐下一會，印度人沖了杯紅茶給我和中國人，然後用中文跟中國人說他出去煮晚飯，隨後印度人就把迅猛龍拖了出去。

中國人喝了口紅茶，然後說：「沒錯，這世界除了我們三個，還有很多人類居住，我們兩個是古生物學家，在一次偶爾機會下進入這個世界，發現這世界有活生生的恐龍，然後就在此定居，借此研究恐龍。

之前我們一直都以為這世界只有我們兩個，但有一次我們遇到了兩個人類，他們身上有很先進的槍械，而且穿著同一制服，我們就想應該有機構一早在此進行研究。但為何在人類世界看不到有任何關於這世界報告？我們都不明白，於是我們跟住那兩個人走，走到某個地方，發現有個不是穿著制服的人好開心地周圍拍照，那兩個穿制服的人立即上前將拍照的人捉住，跟住就將他帶去一棟建築物。我們一直猶豫應不應該上前救佢，但我們沒有想清楚時，已經看到有人將他的屍體拖了出來。」

我聽完內心一陣寒涼，好在我上次一個人類都見不到，如果撞到穿制服的人，恐怕我下場一樣。但為什麼會

有機構會將來到這個世界的人殺害？最直接的理由恐怕就是不想讓外面世界的人知道有這個世界存在。這世界有什麼會讓人不想給外面的人知道？

我一時之間想不明白，於是我喝口紅茶，中國人似乎知道我一時難以接受，看了看我說：「你坐會先，我出去幫手。」

到了吃晚飯時，我一直沒什麼胃口，所以沒有吃東西。中國人的回答令我心情不能平復，此時印度人用流利的中文說：「吃飯吧，迅猛龍肉可是很少吃到的，它們速度很快，而且是一群出動，我們好不容易才捉到一隻的，而且這肉跟狗肉一樣非常美味！」

印度人說中文我沒有什麼好驚訝，但印度人說狗肉卻令我覺得很驚訝，難道這印度人在登高少林寺出家的？當然這迅猛龍肉我當初第一次吃只是用柴火燒熟直接吃，那種美味我到現在還記得，一看印度人煮的，出乎意料居然不是咖哩版的。為了表示禮貌，我夾了一塊放入口中，一放入口中，我發現我煮的和印度人煮的差天共地，

這味道是我第一次吃的，我立即問印度人：「這用什麼材料調味？」

中國人看到我的反應立即大笑：「是不是很好味呢！這可是外面世界吃不到的，只有這個世界才有的調味料煮成。」

印度人隨之回應：「這是用一種名叫舌羊齒的植物，當初我們發現煮的東西淡而無味，於是隨手摘下混入菜中試下味道，想不到味道居然如此美味。」

很快，我們三個人就把整隻迅猛龍吃光了。由於剛才遇到的一連串事件令我身心疲勞，我吃完後和他們聊了一會就進入帳篷呼呼大睡了。

我一睡醒就已經天光了，張開眼睛看見中國人正在執拾東西，看來是準備離開。他看到我醒了，對我說：「你醒了啊，那邊有早餐。」

我離開了帳篷，看到印度人正在把外面的煮食工具收拾在一起，於是問：「你們去哪？」印度人回答：「我們要出去原本的世界了，這裡太危險，所以決定出去原本世界才調查有關這裡的一切。」

中國人這時走出來接著說下去：「但我們自從上次遇到一群恐爪龍，它們一直追捕我們，最後我們跌入眼前這條河流被沖上這裡。我們不知河流把我們沖到離原來的地方有多遠，但至少我們觀察附近的地方是沒有一處和之前一樣。所以唯有沿著河流找尋原來的地方再出去。」

我聽了之後覺得失望地說：「我昨天進來的時候，有隻霸王龍擊碎石頭封住了出口。」

印度人頓時為之一窒，我立即改口說：「不過，我昨天只是看了一眼就被霸王龍追了，所以可能石碎中有空位給我們入去也不出奇。」

中國人回應道：「嗯，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嘗試去看一看。對了，不記得介紹我們，我叫施宇軒，他叫安普·賽德。你可以叫他做賽德，你叫什麼名字？」

「冷家雪」我說完，施宇軒和賽德立即忍不住笑了出來，

施宇軒邊用手遮住口邊說：「你的名字也真太冷。。。。」

他沒有說完就繼續大笑，的確我的名字從小到大都是別人笑的對象。

姓氏已經夠冷門，名字居然是家雪，真不知道當初父母改名字時是否當冷笑話說出來的。好不容易施宇軒和賽德笑完了，然後才問我是否記得位置，我回答道我應該不是被水沖很遠，我指著遠處某座山說我認得那位置，應該是那山的附近。

我們一行三人沿著河邊前往我所指的方向，由於我們一直是上斜坡，走了大概兩小時，三人都不約而同的開始邊走邊停了，但三人似乎都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天啊！我是很想停下來的，但我也不好意思開口。

終於施宇軒開口了：「我看我們都累了，不如先走多兩個小時就休息一下吧。」

什麼？再走多兩個小時？我們才走兩個小時就已經累到這樣，接下來那兩小時怎麼過呀。正當我在想如何可以令到大家都快點停下休息時。賽德說不如現在就休息一會兒，他順便去河邊捉魚。呼，看來我的運氣不錯。

我和施宇德坐在高約三米的樹下，施宇德坐下喝了口水就說：「這棵是杪欏，曾經是恐龍的食物，諷刺的是恐龍在我們世界消失了，而這些樹還是在我們的世界保留了下來。」

他說完這句說話之後，忽然，在樹後面傳來一陣聲音，由於太小聲，我們還聽不清楚是什麼聲音。施宇德示意我不要出聲，他偷偷地爬過樹的右邊，看下發出聲音的是什麼。雖然我之前來過這裡生活，不過我之前其實一直躲在樹上，除了摘果實之外，有時運氣好遇到落單的小型恐龍，我也可以應付到，但平時大多去河邊喝水。所以當我遇到這種狀況也不知怎做，正要爬上樹，他叫我不動。聲音愈來愈大聲了，但我愈聽愈覺得奇怪，「哈哈，哈，哈哈。。。。」

怎麼聲音那麼像人在怪笑，聽了一會，我發現有點像猴子的叫聲。於是想爬去看下是什麼東西時，施宇軒大叫：「快跑，跳進河裡！」

我一時反應不切，正當想起步轉身時，已看到一隻恐爪龍跳到了我面前，我立即轉身想跑去河邊，但一轉身另一隻恐爪龍也出現在我面前。一切發生得太突然，怎麼辦，對了，我身上有把施宇軒剛給我的獵槍和一把刀。這情形沒拿好槍已經給恐龍咬死了，我立刻拿出那把刀，一拿出來，我頓時傻了，剛才施宇軒給我水果刀時，我怕刀長麻煩，於是就拿了那把萬用刀。

我拿著萬用刀，嘗試一直三百六十度轉身胡亂揮動讓恐爪龍不要接近我，但轉了十來圈左右，我發現頭開始有點暈了，腳也開始軟了，開始連站也站不穩。

我搖頭讓自己清醒，但發現反而令我更加頭暈了，但幸運的是那兩隻恐爪龍始終沒有接近我。然後「砰。」一聲，我看見其中靠近河邊的恐爪龍腳部流血倒臥在地，而另一隻則繞過我去看它，沒有受傷的那隻恐龍似乎在為它哀鳴。

這時，我看到賽德往這邊開槍，「砰。」那兩隻恐爪龍沒有中槍，沒有受傷的那隻卻轉頭就跑。不會吧，剛才看起來這麼傷心，現在聽到槍聲就跑了，也太沒義氣了吧。那恐爪龍剛跑，我就看到施宇軒和賽德已經跑到我身邊了，施宇軒和賽德異口同聲：「怎樣，你有沒有事？」

我嘆了口氣道：「幸好你們及時救助，不然我很快就有事了。」

施宇軒說：「不知道它們其他同伴是否沒出手就給嚇走了，不然我們三把槍也很難對付。」

賽德走去那隻受傷的恐爪龍身邊，那恐爪龍似乎知道射傷它的是賽德，賽德愈走近，它的叫聲愈淒慘，賽德走到離那恐爪龍只有兩步距離，若有所思地望著那恐爪龍，突然說：「不對！它在呼叫同伴，剛才它們應該是先探測獵物是否能捕殺，所以才只有兩隻，而且剛才那隻只帶同伴前來，我們現在快跑去河邊，它們不會進河裡」

我們三人立即跑向河邊，在我們剛下河的時候，施宇軒說對岸是懸崖，我們不能游過對面，我心想就算不是我也游不過去，身後就傳來剛才的那些「哈哈」聲音。

轉眼間就出現了七隻恐爪龍，它們一開圍住受傷的那隻恐爪龍，似乎在溝通些什麼。然後那七隻恐爪龍同時望向河邊，往我們的方向衝了過來，賽德叫我們準備好槍，一旦它們不理自己性命，有可能會不管河有多深也跳來攻擊我們。

七隻恐爪龍離我們愈來愈近，我生怕它們正的像賽德說的一樣，等它們靠近了幾隻一起攻擊我們的話，恐怕我們來不及開槍已經給咬了。

正當我準備按下手動保險時，賽德看見了說：「不要開槍，它們應該不會下水的，盡可能不要傷害它們。」

但那七隻恐龍已經跑到了岸邊，一直對著我們吼叫，似乎準備攻擊我們一樣，因為我不會游泳的關係，我離岸邊最近的，恐爪龍們也漸漸往我這邊靠近。

當它們向我靠近時，我也不自覺地向後退，水已經深到我的腰部了。我愈退愈後，發現這河的水流愈來愈急，如果再往後退，水流應該會把我沖走了。正當我又準備往後退時，那些恐龍似乎覺得還是命

子重要，都同時往後退了。它們一起去到受傷的同伴身邊，其中一隻咬住了它的尾巴把拖走，另外有兩隻就幫忙用頭去頂那隻受傷恐爪龍身體，另外四隻就先跑往樹林深處，一拖兩頂，很快，這四隻恐爪龍也消失在我們的視線。

我們直到看不到它們大約五分鐘，才從水中走向岸邊，上到岸邊我們也不敢停留在此，於三人就繼續往目的地走了。大約走了一個半小時，我們也覺得那些恐龍不會追來了，所以就找棵河邊的樹坐下休息。

這時，賽德拿出一個裝滿水的保鮮密封袋說：「看，我們今天的午餐。」

我一看袋子中的東西是一條大約長三十厘米的魚，但魚鱗像四肢一樣，而且感到有點噁心問道：「這是？」

賽德回答說：「這應該是腔棘魚的一種，出現在古生代泥盆紀時代，即是4億1600萬年前至3億6700萬年前，而在古生代到中生代之間的化石發現腔棘魚活躍於世界各地的淡水和淺海中。在一九三八年之前，我們也只能看到這種魚古生代泥盆紀至中生代白堊紀的化石，而且那時大部分人都認為這種魚和恐龍一齊絕種了，直到其後有人發現原來深海還有這種魚，不過現存只有兩種而已。」

果然是古生物學家，就快吃了古化石也解釋由來，雖然我也很樂意知道多些關於古生物的資料。不過他似乎沒有想過，他吃了這魚，出到外面世界就不會有了。當然，我現在感到有點餓，這話不會說出來，因為說了可能他想通就不吃了。於是我立刻對他說：「對了，你用什麼捉這條魚的？我們應該用什麼材料煮會好味道？」

這時施宇軒回答道：「捉這魚不用工具的，那才那段河流有很多這種魚，而且這魚體形比較大，雙手隨便捉也能捉到。」

賽德邊準備煮食工具邊說：「煮食材料，我看附近似乎有頂囊蕨，那東西也是我們世界吃不到的，上次也是來煮魚調味，想不到居然味道奇好。」

我也站了起來，跟著賽德想要去幫忙摘頂囊蕨，不過他卻讓我休息一下，他自己去就可以了。不過我覺得什麼都沒有做始終不太好，他就讓我去撿下柴就好。我剛撿完柴回來，賽德就摘完頂囊蕨回來，因為想食材盡量新鮮，所以等到他回來施宇軒才開始處理腔棘魚。很快，由於很好吃的關係，我們三人把魚整條都清光了，只剩下一條白骨。

吃完東西，我們休息了半小時就繼續趕路。走了大概一小時，我發現景色很熟悉，似乎就是我進來的洞口附近。我跟他們說：「我想我們應該快到了。」

施宇軒說：「這裡不是我們進來的地方，你從哪裡進來的？」

我回答道：「我是在西貢某山進來的，不過我也不知道那山叫什麼名字。」

賽德接著問：「西貢？香港也有進來的洞口？」

「對呀，有什麼奇怪？」我充滿好奇地問。

施宇軒說：「我們是印度進來的。」

「什麼？印度！」我忽然想到如果我進來的洞口不能出去，
那我們不就等於從香港走去印度，這回真的要回印度吃香蕉了。

第二章

第二章-

施宇軒：「不過，我們沒走到洞口也不要先下定論，往好的方向想啦。」

接著他就走在我們前面，賽德跟了上前，我也接著跑了過去。轉眼間，我們已經到達我之前進來的洞口位置了。賽德爬上堵住洞口的石頭上觀察，而我和施宇軒則在附近持槍看守，因為怕上次襲擊我的霸王龍再次出現。

過了大概五分鐘，賽德從石頭上跳下來，指了指洞口接著搖頭道：「看來我們是不可能從這洞口出去的了，那洞口給石頭堆完堵住了。我看最輕的石頭也有一噸重，很多塊都是差不多三噸重的石頭，而且石頭間沒有什麼可以鬆動的位置，想推開石頭也是不可能。」

「對了，運用槓桿原理用東西挑出石頭可行嗎？」我突然想起中學時學到的東西。

賽德搖頭：「你看，如果石頭堆上面有位置讓我們上去或者有可能，但是這上面的山壁幾乎是九十度的。」

我走去石頭堆看下會不會有什麼是賽德看漏的。然而，我發現石頭堆可以分了兩層，下面那層都是比較大的石頭，上層的石堵住了下面那層石頭之間的空位，而且這洞口本身就不大，這裡兩塊石頭足以堵住整個洞口，更何況這裡有七、八塊幾乎一樣大的。我聯想起，那石堆本來是洞口上石壁凸出的一部分，當時霸王龍沒擊碎石頭本身的大小，不禁抽了一口涼氣，想不到霸王龍的力度會如此大力。

正當我想和他們說看來真的沒有機會從這洞口出去時。在距離我們三百米左右，傳出「吼！」一陣巨響。糟了，我認得出那是誰的聲音，正是當初襲擊我的霸王龍！

怎麼辦，雖然上次我前兩次從它手中逃離，但兩次我都是一隻腳踏進棺材。而且真正令我害怕的是，在那把聲附近又傳來幾乎一樣的巨響。

我頓時面如死灰，冷汗不斷從背後流出，不知道怎樣做好。好像聽到施宇軒輕聲叫我：「家雪，家雪，家雪。」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給不到反應身體，我一直只是站在石堆上。忽然我被人從石頭堆上拉了下去，我才有了反應，一看，原來是賽德把我拉了過去。我正想說聲多謝，他已經拉著我往另一邊的樹林跑了。

跑了不知多久，我們來到了蕨林，周圍都給蕨類遮住，看向天空只有一點點光，我們仿似細小了很多。我忽然發現事情有點不對路，對了，為什麼我們看不到霸王龍追來的蹤跡，我鬆開了賽德的手，說出了我的疑問。

施宇軒聽了恍然大悟：「對了，剛才應該是我們聽到了吼叫聲先，所以先入為主了是霸王龍發現了我們才叫。」

「對了，是不是它們兩個其實在爭地盤，所以吼叫是向對方警告。」我回答道。

施宇軒再說：「有可能，這是難得的機會，不如我們先找個地看下能不能可以看到它們。」

我一想也覺得有趣，兩隻霸王龍打架的場面，一定地動山搖，簡直比日本哥斯拉還好看，於是正想附和施宇軒。但我看了看賽德，他不但不感興趣，而且還一直往我這邊看。

我心想，他不可能是對我有興趣吧，糟了，我最害怕就是基友。不過我要說明的是，我不是歧視！我只是覺得你跟別人搞無所謂，只要不要搞到我就好，但如果搞到我那就不一樣了。

我小心地問賽德：「剛才嚇傻了吧，你在看什麼呀？」我看著賽德，他還在看著我沒說話，但手卻示意我到他哪裡去。

「什麼呀？有話就說呀。」我沒明白他什麼意思，就只站原地回答。

然後賽德忽然拿起了獵槍指向了我，我嚇到張開了嘴巴，囉唆地說：「你別。。你別亂。。。」「來呀。」兩個字還沒從我口中吐出，有一灘液體流到了我的頭上。

說時遲，那時快，賽德向我頭上開了幾槍，而施宇軒也拿著槍指向了我的頭上開槍。一聲「噫，噫。」的叫聲從我頭上傳來，我立刻一個翻身轉到賽德的腳旁。

抬頭一看，一隻全身黑色的恐龍，頭上的皮膚長滿了洞孔，嘴巴很大，全是細長的尖牙，眼睛小而且都是向前的，最特別的是它頭上有兩個像牛角的角。

「這是牛龍。」施宇軒邊開槍邊說。

牛龍被兩人連槍掃射，身上已經多處流出黑紅的血，向我們一步一步地走來。

弄了很久，終於從玩WAR GAME的經驗明白如何使用這槍。這時我也拿起了槍瞄準了牛龍，「砰。」一聲，但一時記不起槍後座是放在鎖骨位置，後座力使我的手臂完全麻痺，整個人都坐在地上。

不過幸運地子彈射中了牛龍的眼睛，牛龍頓時仰頭吼叫。它忽然轉身，巨大的尾巴橫掃我們這邊，我看到賽德被它掃飛到了至少十米外。剛掃完尾巴，牛龍就立刻向我們直衝，我和施宇軒各自閃開一邊，牛龍一下不知衝到去了什麼地方，我和施宇軒立即跑向賽德剛才落地的方向。

巨大的蕨類阻礙我們前進，只是短短十多米，我們已用了兩分鐘時間。

「沒有可能呀，剛才賽德應該是被甩在這附近。」施宇軒在翻動蕨葉邊說。

「說不定在再前面的地方。」我回答。

我們打算再往前面走，忽然在一棵樹上聽到「喂，喂，喂。」的聲音。我們仰頭看，因為樹上的枝葉太茂密而且高五米，我們也看不到有什麼在樹上。忽然有隻手掃開葉子，露出了臉，原來是賽德，他示意我們安靜，趕快爬到樹上。

施宇軒很快就爬到了賽德的附近，一直生活在城市，爬樹基本沒機會，突然叫我爬這麼高的樹，我卻無從入手，施宇軒就下來先邊頂我上去，幾經辛苦我才爬到樹上。

一上到樹上，我問了賽德有沒有受傷，他就說剛才幸好掉落在一大堆蕨葉上，要不然他只能癱在原地嗚嗚叫，我被他這玩笑逗得差點開口大笑。他就伸了手摀住我的嘴巴，示意不要笑，我也眨眼表示明白。他放開了手說：「剛才那隻牛龍，研究說跑起來時速能有五十六公里，基本上是恐龍中跑最快的。」

五十六公里？聽了我對剛才的事捏了一把冷汗。

施宇軒說：「研究說的沒錯，不過研究說牛龍的牙齒比較小，應該不適合捕捉體型較大的獵物，但看它剛才一衝就衝到很遠了，應該只能追殺比較大一點的食物了。」

我聽了對牛龍那跑得快能力，似乎對我們沒什麼威脅也鬆了一口氣。然後我就聽到附很大的喘氣聲，我看了看施宇軒和賽德，他們也在看著我，似乎喘氣聲不是從我們身上發出的。

「對了，研究也說牛龍可能有很大的嗅覺器官。」賽德輕聲道。

我聽了真想大口對他們罵：「我X，什麼古生物研究員，連最重要的也忘記了，現在我們就說不定給它聞著追到這裡了。」

正所謂好的不靈，壞的往往最靈。我們看到了剛才的牛龍正往這方向走，大家都屏息以待，生怕小小呼吸也能把牛龍引來，可是牛龍走的方向明顯就是我們身處的地方。我們都縮成了一團，盡量用樹葉把我們阻擋，但這似乎沒有用，牛龍走得愈來愈近。

我從樹葉之間的空隙，看到了它的眼睛，一隻眼睛流著紅黑的血，還有一顆血珠像暗紅寶一樣詭異，而它頭上本來流的血似乎都凝固了，只有黑紅色的血痕。它的頭愈靠愈近，鼻孔不斷縮放著，聞著聞著，忽然停了，然後張開了嘴巴，露出了細長的牙齒，口水不斷流出，正要往我們的方向咬。

看著牛龍的口腔，彷彿像黑洞一樣深不見底。我知道自己不能再這樣不動，於是拿起了獵槍，準備拚死一搏。誰知道我正要開槍，賽德和施宇軒已經正要爬下樹去示意我快點。可是牛龍已經咬了過來，由於太用力我一個翻滾從樹幹滾到了樹枝，結果一隻腳勾住了樹枝，整個人吊在了空中，剛才我站的位置立即被它咬碎一半。

牛龍把咬碎的木頭在嘴裡咬了咬，發現不對勁，就找我在哪，而我卻還勾在樹枝，上下不能動，就像魚餌一樣。這時施宇軒和賽德已經爬到了樹下，拿起了獵槍射牛龍的腳，於是牛龍就找尋攻擊它的東西在哪，我就趁這時候一手抓住樹枝，準備翻身爬回去。沒想到我一把拉住樹枝，樹枝就「咻。」一聲斷了，我隨著大叫「救命。」而掉下去。

牛龍給我這一大叫吸引了過來，張開嘴巴就對著我咬，幸好的是它咬了個空，我也掉到了蕨類上，不過屁股落地，整個下半身都麻痺了。

牛龍也不放棄，立即對著蕨類開口大咬，賽德和施宇軒就趁它張開嘴巴時對準嘴巴射，這招果然很有效，牛龍疼痛得退後幾步閉上了嘴巴，施宇軒就跑過來扶著我，賽德則瞄準牛龍準備，牛龍也不甘示弱，再次張開血盆大口，又想往我們咬來。

這時，附近似乎有什麼大型恐龍跑了過來，地上有節奏地震動。牛龍也往聲音傳來的地方看去，忽然，蕨林中出現一隻霸王龍。

我們都給霸王龍的出嚇呆了，一隻牛龍已令我們措手難防，現在又來了隻比牛龍更大更兇殘的霸王龍。但令我們奇怪的一幕出現了：霸王龍身上佈滿了傷口，而且傷口看起來應該是剛剛才有的，傷口一直有鮮紅的血液流出。它直接往牛龍跑去，牛龍也只是慢慢退後，但卻一直沒走，對住它大吼示威。

不知是出於憤怒還是什麼，它一口咬住了牛龍的喉嚨，牛龍喉嚨頓時像噴泉般噴出大量黑紅的血液，然後隨即倒地嗚咽。而這時遠處又來了隻霸王龍，應該是剛才我們看到的另外一隻，它身上也有傷痕，但明顯比咬牛龍的那隻少很多，它向受傷比較嚴重的霸王龍不斷大聲吼叫，受傷比較嚴重的霸王龍只是叫了兩下就轉身就跑。而這時賽德就拍了我和施宇軒叫我們快逃，我們就一直跑，直到跑到了一個河邊山洞口才停下休息。

跑到了山洞，我們一直喘氣喘了足足兩分鐘。山洞不知道有多深，我們只在山洞口進去五、六米左右坐下休息。等到呼吸順暢了，我開口就問：「到底怎麼回事，那霸王龍怎麼去咬牛龍呀？」

賽德也說：「正常來說，霸王龍不會捕殺牛龍，因為牛龍和霸王龍同屬肉食性，而且，它們體型相差不太大，霸王龍不到最後一步也不會對難下手的牛龍下手。我們研究最大霸王龍化石比牛龍化石長三到四米左右，從剛才的霸王龍看來，成年的霸王龍應該是能長十三到十四米的。不過體重估算就一直在變化，從以前的超過7.2公噸到少於4.5公噸，又到估算多在5.4到6.8公噸之間。但近年有兩種研究說法，一是用大象計算體重的方法算，可能在這個數字上還會下調，二是另有研究說法霸王龍體重應在9公噸以上，第二個說法受到大部分古生物學家認同。而且從剛才看來，霸王龍走路時的震動，重9噸的說法似乎比較正確。」

賽德停了停，從背包拿出了水樽喝了口水再道：「以剛才看來，我覺得那兩隻霸王龍應該是剛剛打完架，首先跑來的霸王龍因為輸了跑來見到牛龍就找它出氣。」

「恐龍打架輸了也會找別人出氣？」我瞪開大眼問。

「這不是沒有可能，霸王龍的智商算很高的，不過也有第二個可能，看後面來的霸王龍一直追著它，它看到牛龍剛好擋住了路，也就咬死它再逃。」施宇軒接著說。

「這也太人性化了吧。。。我嘀咕道。

賽德說：「恐龍曾在地球稱霸1億6千萬年之久，有點智慧也不算什麼奇怪的。不過，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是山洞內，卻和外面世界一樣有日夜之分。」

賽德這一問題，他沒說我也沒發現這問題，他一說我也奇怪了，我走去了洞口觀察天空，天空和我們外面世界一樣，有藍色的天空，有雲，有太陽，看完我就走回原地。

他又接著說：「我們目前估計，可能外面有什麼地方能讓陽光進入，或者是個無人島上有什麼晶體能讓陽光完全折射到這世界，我們之所以看到的天是藍色，是因為太陽光線射入大氣層後，遇到大氣分子和懸浮在大氣中的微粒發生散射的結果，當中紫，藍，青最容易被散射，所以形成藍色的天空。就因為這樣反射進來的紫，藍，青光線應該是最少的，不過這裡是藍色的天空，如果是晶體反射，可能就是反射這三種光線為主的晶體，但這種晶體我們到現在也沒有發現過。要不這就是另一個空間，以我們地球上知識不能解答。還有個可能，就是和那幫研究人員有關，因為這世界的恐龍品種，不是限於某個時期的恐龍，而是每個時期的恐龍我們也有所發現，說不定這世界就是他們製造出來才會這樣。最後一個發現就是，我們發現身處的位置，恐龍數目很少，因為從我們進來的山洞相比，簡直就差天共地，就單計品種來說，這裡品種的數量寥寥可數，而且我們在這邊也沒發現翼龍等飛型恐龍的存在。」

對了，我居然沒發現這些，也忘記天空也有恐龍的存在。

我明知故問：「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施宇軒：「恐怕只能去印度進來的洞口，不過我們可以嘗試去找下其他洞口。」

我問：「那怎麼去找這些洞口呢？」

賽德回答：「我不知道是巧合還是什麼，我發現這兩個洞口都是在這條河邊的，我們可以嘗試繼續沿著河走，說不定會有其他洞口。」

「但是，如果我們找不到，那不就要從更遠地方回到印度的洞口？」我又問。

施宇軒接話：「家雪說出了重點，我們這裡去印度照香港走去印度的距離，以徑直的距離大概是二千五百公里。」

我一聽，那不就成了去取西經，可惜的是還差位美女做唐僧。

第三章

第三章

賽德說現在天也快黑了，要想什麼等去把晚餐搞好了再繼續討論。我也說對，於是，賽德就往河邊捉魚，我和施宇軒就在岸邊找香料，乾柴。現在太陽正在落山，陽光灑在河上，整條河像流動的金色液體一樣，天空的夕陽，雲朵上金邊，慢慢由金色變成橙色，再變成紅色，看著這美麗的情景，我也覺得這世界似乎也是有一點好的。

夕陽差不多完了，我們也找到夠今晚的食物，是一條中午吃過的腔棘魚，還有施宇軒找到的恐龍蛋。施宇軒說因為怕恐龍媽媽發現蛋全不見，會找我們麻煩，於是他只拿了三隻，窩裡還有五隻，應該不會發現的。

我說：「你也太大膽了吧，你不是說恐龍是聰明的動物嗎？」

他回答：「放心，這是草食性恐龍的蛋，而且蛋的大小只有鴨蛋左右，就算成年的龍也應該不會對我們有威脅。」

聽他這麼說，我也放心了，畢竟今天遇到的遭遇使我腦神經太緊張。

我們回到了那山洞，在洞裡起了火，準備晚餐。這次，賽德沒有煮魚湯，而是把頂囊蕨塞一半到魚肚裡，然後再把一小把切成很小的碎塊，邊烤魚邊撒上去，那魚邊烤邊發出的香味，使我一直分泌口水，差點就從口中流出來。至於恐龍蛋，賽德就問我們想水煮，炒，煎，燒，我一聽心想有賽德這廚師真好。我就說烤蛋平時都沒怎麼吃過，想試下燒的恐龍蛋，施宇軒說跟我一樣吧。

賽德就先用水把恐龍蛋煮熟，然後切片，再放上燒烤網上燒，邊烤邊把頂囊蕨碎撒上去，最後他還拿出了根像辣椒的東西。「你們猜這是什麼？」賽德微笑著問。

我對這些古植物沒研究，也就等賽德自問自答。

想不到施宇軒在旁瞪大眼說：「難道是恐龍時代的辣椒？」

賽德像看白癡一樣看著施宇軒：「你傻的嗎？恐龍時代哪來的辣椒？」

「那這是什麼？」施宇軒像白癡傻笑地問。

賽德語重心長：「這應該是辣椒在恐龍時代的前輩，我剛嚐了口，是有點辣椒味道……」

賽德還沒說完，施宇軒怒道：「他媽的，還說不是辣椒，你存心跟我作對吧！」

賽德聽了就撓了撓頭笑說：「好啦，我說是辣椒啦，是啦，是辣椒啦，不就開個玩笑。」

我和施宇軒被賽德這麼一搞，也弄得哭笑不得。賽德把那辣椒切了一粒粒，問我們誰想吃辣的，我喜歡吃辣就說好，施宇軒說他吃不了多辣就沒要。本來這烤恐龍蛋只放頂囊蕨已經很香了，賽德放上辣椒後，簡直比我平時到大陸吃的街邊燒烤串還要好吃。

施宇軒看我們愈吃愈喊好，就問我要了一小塊就嚐下，他剛一咬一小口，就立即面紅喊著：「辣死了，辣死了，水呀！快！哎呀！我的媽呀！辣死我了！」

我和賽德在旁看著他那反應，笑得倒在地上，連力氣也沒有，他愈喊水我們愈笑得厲害，誰也沒幫他去拿水，結果他一個人跑去河邊喝了一肚子水才回來。

我們看著挺著脹大的肚子，賽德問他：「怎麼，吃點辣椒就能懷孕了？還是喝了子母河的水呀？」說完，我和賽德又笑得倒在地上，施宇軒本來也一臉無奈，結果看著我們笑也跟著傻笑了。

我們三人不知笑了多久，再也沒有力氣笑了，於是把剛沒吃完的食物吃完，然後收拾了東西。我一時也睡不了，躺在乾草堆上休息，雙眼放空發呆。

突然，「竊竊，吱，竊竊．．．」一連串的聲音從洞的深處傳來。

我轉身想看洞裡有什麼，沒想到在洞上的火光中看到一個巨大的影子。那影子最起碼有三米大，我嚇得立即大叫「啊！」一聲，

賽德和施宇軒立刻被我的叫聲驚醒，緊張地問我什麼事。我指著影子說有東西在洞裡，他們往洞裡看，結果什麼也沒看到。我說奇怪，沒可能，是不是它被我們嚇跑了，而且剛才那東西走路還發出「竊竊，吱，竊竊。」的聲音。我往剛才影子的地方看，發現影子還在，而且那響聲還在，施宇軒也被這麼嚇得拿起了槍。

我又大喊：「看，怎麼會有影子在那，不會這裡有恐龍的怨魂吧。」

施宇軒居然地拉開了槍的手動保險說：「來吧！他媽的，老子什麼鬼也不怕！」

可是，我看到施宇軒在說這句話的同時，身體在微微抖著。賽德一臉奇怪地看了看影子，再往我們起火的地方走去，從火中踢了隻蟑螂出來，指著蟑螂邪笑說：「這就是那怪物，那聲音是這東西貪吃跑到火中被燒了的聲音。」我看了看有影子的地方，影子也不見了，而且那影子的確很像蟑螂，

於是勉強笑了幾下：「呵，這裡的蟑螂不是比人還大的嗎。」希望借此消除尷尬。

賽德回答：「這可能是你電影看多了，我們從化石中發現的蟑螂和我們現代家居的蟑螂大小差不多，而且蟑螂的大小，也是恐龍絕種而它能生存至今的原因之一。」

說完，賽德不懷好意地看著施宇軒說：「不過想不到，一個大男人，看到影子就大驚小怪，還說什麼老子什麼鬼都不怕，居然怕影子？」

雖然我是這件事始俑者，不過我看到施宇軒那反應也忍不住笑了。經過這一折騰，我也累了，三人也很快就睡著了。

一覺睡醒，看見賽德洞口坐著，而施宇軒卻不在洞裡。於是我走到洞口問他：「他呢？」

賽德指了指不遠處的樹回答我說：「他正在那樹上。」

我看著樹上，發現在施宇軒正在樹上不知道摘什麼。過了沒多久，施宇軒叫我們過去幫忙，我們到了樹下，他就在樹上扔了一些白色的果子，我不知道是什麼，就問：「這是什麼果子？」

施宇軒在樹上喊著：「這是白果呀，我們平時吃的白果粥的白果。」

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白果沒煮時長的是這樣。施宇軒又扔了一些下來，然後爬到樹下，拍了拍手說：「我看這裡現在是白果成熟的季節，我就摘了一些，讓大家嚐試下我在江蘇試過的「生炒熟白果」。」

生炒熟白果？我這輩子只聽過白果粥，吃白果，好像就沒聽過什麼關於白果的了。過了不久，我和賽德聞到了一股苦焦味從施宇軒的白果窩中傳出。我看了看白果，這哪是白果，全都是炒黑的果子。

賽德拿了一顆在手上：「怎麼，白果炒熟了就成黑果了？」

我也拿了一顆放在手上，沾了一下舌頭，苦得叫老媽。

施宇軒苦笑：「呵呵，我看，還是賽德你的廚藝好，你幫我炒吧。」

賽德對下廚本就喜歡，聽了施宇軒這麼說了，也不去嘲諷他，轉身就去剛才那樹上摘白果來炒。賽德炒完後，每顆白果都焦黃色，和剛才施宇軒那黑果簡直差天共地。

施宇軒拿了幾顆放到口中，大口咬了起來，邊咬邊說，沒錯就是這味道。我看他咬得這麼起勁，我也拿了顆放進口中慢慢嚼，嚼了幾下，一絲苦味從口中傳出，我馬上把白果吐了。我心想這不會是我運氣差，剛好拿到顆壞了的吧，於是又拿了顆，放進口中嚼，一樣都有苦味，我又馬上吐了。

施宇軒看見問我做什麼，我說這有苦味，是不是壞了，他笑罵我，你才壞了，這苦味是白果的味道，而且這苦味才是重點，多咬幾口你就發現這東西的奇妙。

我半信半疑又抓了顆放到口中，苦味還是一樣，正想放棄，施宇軒叫我繼續咬，別吐，說著還怕我吐出來，正要伸手掩住我的嘴。又咬了幾下，一股白果香從口中傳出，似乎慢慢把苦味遮住，我也感覺到這味道似乎別有一番風味，正如酒一樣，苦中有甜。

吃完了白果，不對，吃完了銀杏果，我們去了河邊坐。剛開始，我們三人都聊些家常便飯，什麼有趣的事情之類的。慢慢聊著聊著，施宇軒就問，我們是直接去印度洞口，還是找下有沒有其他的洞口。

這問題我也一直在糾結，跑去印度取西經，似乎要很久，而且聽他們說那裡恐龍多很多，這似乎就像西遊記，要經過九九八十一難才能取到西經一樣。我想到這也頭痛了，就提議，不如我們投票決定吧，賽德和施宇軒也贊成我的提議。

賽德拿出了紙和筆，讓我們寫出自己的意見，等大家寫好就拿出來。我本來打算的是，就讓他們投票先，我看情況做牆頭草的，這樣子，似乎只能按自己想法去投票了。

我想了很久，到了最後，我決定還是靠運氣，於是寫了找其他洞口先。三人寫好了，賽德把紙條都翻開，一看，三人意見都是找其他洞口。呼，看了這結果我鬆了一口氣，本打算有人投了直接去印度，我就對他來一番思想教育，說什麼找不到洞口也能走回印度去，但是直接走到了印度去，我們就可能錯過了機會。既然三人都決定好了，賽德叫我們準備好乾糧，水，以防路上有意外。我們花了兩個多小時，偷了六、七個蛋，跟上次的大小差不多，不過是施宇軒在兩個不同的恐龍窩找到的。

準備好了東西，我們又開始沿著河邊，往印度反方向前行。走了兩天，我們走到了一個很少樹的草叢

上，賽德說，草本植物的出現在白堊紀末期，而這裡的草本植物比我們世界白堊紀末期出現的，要複雜很多，幾乎就跟我們現在外面世界的許多草本植物一樣。怪不得，我一直都看不到有草的地方，畢竟我們生活的地方都是以草本植物居多。看見了草，我們彷彿回到了外面的世界，於是大家決定在草地上野餐。

我們分工合作，我和施宇軒去撿些乾柴，乾枯葉，賽德在附近摘了些新鮮的野草，還有蒲公英，一看和平時在鄉間看到的差不多。

賽德拿著野草說：「這些是繁縷，「本草綱目」中叫鵝腸草，又名魚腸草，在英國是種隨處可見的野草，一般拿來拌沙律，又或者和蒲公英一齊食用，我打算把它們灑在炒蛋上。」

說著，就在旁邊起火，我就打三只恐龍蛋，讓施宇軒攪蛋。很快，賽德就煮好了這味「繁縷蒲公英炒蛋」，施宇軒打趣道，簡稱，「鵝公蛋」。

我在旁罵他，你還王八蛋呢。說著笑著，我們吃完了躺在草地上曬太陽。

正所謂，吃飽睡一睡，勝過做神仙。如果這時是在有美女嬉水的陽光海灘上，簡直就是人生一大快事！想著，想著，我似乎出現在海灘上了，皮膚白的，金髮的，大眼睛的，長腿的，該大就大的，什麼美女應有盡有，她們穿著比基尼，在海邊互相灑水。哇！一看，什麼精神都回來，剛才的睡意都不見了。

當然，我們不可以用有色眼鏡欣賞，連看下美女都要這樣想，那叫「狗公」。我們應該用賞畫的角度去看，例如當這是一幅美畫，又或者...好了，反正就是以藝術角度欣賞吧。

突然，「嗡嗡嗡嗡...」聲從我腦中出現，美女們都嚇跑了，只剩下我在海灘上等待那聲音愈來愈近，聲音愈來愈大，嘈得我耳朵斬有點痛了。

眼睛一睜開，我又出現在那該死的草地上，正當我為美女消失而可惜慢慢轉為懊惱的時候。眼前的天空，被一大群飛的東西遮住了，簡直可以用蔽日遮天來形容。我的懊惱立即轉為驚慌，這群東西應該是蜻蜓，眼睛恐怖使人發慌，而且體長約十五到二十厘米，展翅長度足足有七、八十厘米長，一隻這些蜻蜓已經使人畏懼，更何況這裡有上千隻。

施宇軒這時說：「不用怕，它們一大群應該是去產卵了。」

這哪會讓人不怕，大家有見過蜻蜓點水時，都知道那蜻蜓的數量是多得驚人。不過，蜻蜓們很快就飛走了，我也鬆了一口氣。

正要和他們說，剛才真的嚇死我了，遠處就傳來一聲尖叫，我們三人面面相覷，這裡有人，不會是關於那基地的吧。我們向聲音傳來距離我們百來米的地方看，出現了一隻長著長獨角，身長足足有三米的獨角仙。

我一看，拭了拭眼睛，心想，不會是我老花了吧，這麼大的獨甲仙，不會是在玩甲蟲王者吧，拭了多次，那獨角仙還在，獨角仙面前有個少女站在那裡。

我看了看他們，似乎在猶豫那少女會不會是那基地的人而決定怎樣。過了十秒，那少女背向獨角仙逃跑，獨角仙開始追那少女。

我對施宇軒說：「這，不會又是在產卵吧。」

施宇軒說：「這次不是，再等下去，那獨角仙恐怕就要產糞了。」

說完，我們三人拿起了獵槍就往少女那方向，一跑到獨角仙面前，我三人三槍齊發，獨角仙身上頓時爆出幾個洞口，流出噁心的綠色液體。不過獨角仙似乎沒什麼大礙，立馬就向我們衝來，我們三人都散開躲避。

我滾到了一個微微凸起的土堆後面，賽德在一棵半人高的灌木後。施宇軒則躲在蒲公英後面，甲蟲看了一下四周，似乎看不見我和賽德，它用前腳把蒲公英踩扁。

施宇軒一看到獨角仙，對著它乾笑幾下，轉身就跑，不過，他沒跑多遠，獨角仙就用角勾起了他，轉來轉去，似乎是要把他耍走，我和賽德這時跑了出來，對著獨角仙的角開槍。

「砰，砰。」兩槍，獨角仙的角裂開了兩個洞，但似乎對施宇軒一點幫助也沒有，眼看著施宇軒要被獨角仙甩走。

這時，剛才的少女拿著一些野果跑到了獨角仙面前，獨角仙看到了野果，似乎對野果很有興趣，就隨便把施宇軒輕力一甩到不遠處，就開始吃起野果來了。

施宇軒一落地大叫：「哎喲，我的媽呀，屁股都摔壞了。」我和賽德，還有那少女聽到立即大笑起來，邊笑邊跑去看施宇軒。

到了施宇軒那，賽德開口就笑說：「怎麼，屁股壞了，要不要幫你切除掉。」

賽德一說完我和少女也笑了起來，施宇軒罵道：「你的子孫根才壞了，我來幫你切除掉。」

賽德又嘲諷施宇軒：「還不謝謝這女孩，要不是她，恐怕你不只要切屁股了。」

施宇軒聽了低聲：「謝謝了，想不到救人反被要救的人救，這真沒臉呀。」

少女回答：「我謝謝你們才對，我只是之前養過獨角仙，知道它們喜歡吃水果，剛好附近有水果，我就摘來給它吃，想不到這麼大的獨角仙也會吃。」

賽德這時又忍不住說：「別說了，你屁股都長臉上了，還怕沒臉呀。」

說完，大家又笑了起來，賽德轉身問女孩：「你好，我叫賽德，你叫什麼？怎麼會出現在這地方？」

第四章

第四章-

我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少女，身穿黑色緊身吊帶上衣，一件牛仔布的外套，下半身穿著緊身牛仔褲。她的樣貌很像混血兒，有深眼窩，白白的皮膚，啡色的眼珠，長長的眼睫毛，一頭長至肩的啡色頭髮，頭髮不知是混血而成，還是染的，樣子有點像我喜歡的荷里活美女巨星「Anne Hathaway」。

少女回答道：「我叫傅安婷，我也不記得我為什麼在這裡，我明明好像還在洛杉磯的家中，但醒來卻出現在這奇怪的地方。」

說著，傅安婷似乎有點頭痛，賽德叫她現在先不要想，慢慢來。這少女樣子長得像「Anne Hathaway」，居然名字和她演的電影角色名字一樣。我好奇她怎麼會說中文，於是問她，傅安婷說，她學過多國語言，除了中文，還有西班牙語，法文，俄文等等。

施宇軒跟傅安婷說我們有事商量，就拉了我和賽德去附近，走到確定傅安婷聽不到我們說話的距離後。

施宇軒開口：「怎麼辦，這女人我們要不要讓她跟上。」

我聽了就說：「怎麼不讓，別人一個女人，等下出了什麼意外，你過得去嗎？就在剛才，她差點就有意外了。」

施宇軒又說：「我也知道，但，但這女人好像不簡單吧。」

我聽了就有點生氣：「你不會是因為別人救了你才這樣說吧。」

賽德這時說：「我也覺得那女人不簡單，至少她有勇氣拿野果去給那獨角仙，可是我們又沒有什麼確實證明，不過，她會救你，應該也不會害我們吧。」

施宇軒這時也無話可說，我們三人決定問傅安婷意見，看下她是否和我們上路。

來到傅安婷面前，賽德問她：「我們三個現在正在找洞口，你一個女孩在這很危險，要不要和我們一齊出去？」

傅安婷不好意思地回答：「這，不會麻煩你們吧？」

賽德看了看我和施宇軒，似乎在問我們意見怎樣，我和施宇軒都點頭示意沒有問題。

傅安婷看了，不好意思笑著說：「那以後麻煩了。」

我也跟著不好意思了，於是說：「不麻煩啦，好啦，別客氣。」

於是，我們這段旅程多了一個美女，就此補上唐僧的位置，一行四人像取西經似的。這時，太陽也快下山了，賽德叫我和施宇軒快點去找晚餐的食材，我和施宇軒去河邊尋找食物，本來傅安婷也喊著來幫忙。但是我們發現她手臂上不知何時出現傷口，而且正在發炎，就讓她留下休息，賽德就幫她處理

傷口後，在附近摘香料，撿柴生火。

在河邊，我看到隻高度不到我膝蓋的恐龍，它似乎正在捕捉一隻蝴蝶，我輕步走到施宇軒身旁，叫他過去看看這是什麼恐龍。

施宇軒看了看恐龍說：「這是始盜龍，從化石的牙齒發現，它同時有著肉食性及草食性的牙齒，可能是雜食性。它有和人類一樣的五指，其中最長的三根手指有爪，研究推測是用來捕捉獵物，但第四，五根手指太小，就應該不足以在捕捉獵物時有作用。在1993年時，發現它化石的古生物學家「保羅·塞里諾」，取名它為始盜龍時，根據它的五根手指，把它歸類為獸腳亞目，但其後不斷有研究，根據它的某些特徵，歸類為其他種類。不過現在也只能確認它是最原始恐龍之一，而它在恐龍演化位置，還是沒有確定。」

聽了施宇軒的解釋，我也只是明白了一點，就是它是最原始的恐龍之一，但是餓的感覺讓我只想知道，這恐龍可以吃嗎，好吃嗎，想起就流口水了。我吞了吞口水，對施宇說出我的想法，施宇軒這時才記起我們是找食物的。

他輕聲說：「我們一人一邊包圍它，然後再用外套去包住它，以免讓它咬到和抓到，而且要注意的是，它短距離奔跑的速度很快。」

我點頭示意明白，於是我們把外套脫了，而我就慢慢地走到始盜龍的另一邊。我生怕驚動到始盜龍，於是我兜了一大圈才慢慢往始盜龍的方向走去，到了離始盜龍最近的一棵樹，幸好始盜龍還在附近，而且正在慢慢追著蝴蝶。我露出了頭看向施宇軒的方向，施宇軒也正看向我這邊，於是我對他點頭示意準備好。我們兩人半彎著腰，兩手張開外套，慢慢地走向始盜龍，一步一步，就差兩米左右，始盜龍似乎還沒有發現我們，而且正在咬著蝴蝶，我們看時機對了，於是兩人立即向前飛撲。

不過沒想到的是，那始盜龍居然就在我們撲向它的一刻，轉身就跑掉了，而我們兩個因為都飛撲離地，只能看著向對方撲去，「哎呀！」兩人同時大叫，我頓時眼冒金星。等頭沒那麼疼時，看見那始盜龍居然還在附近，還對著我們「吱吱」叫，似乎是在嘲笑我們，施宇軒一看這情景，火氣一大，立即拿出獵槍對著始盜龍亂射。始盜龍似乎知道獵槍的厲害，轉身就跑，不過跑沒多遠就回頭對我們「吱吱」叫。

看到這情景，我們也哭笑不得，不過這小小始盜龍這麼囂張，我們決定不放過它，於是兩人就跑著去追始盜龍。我們每次差點追上始盜龍時，都讓它逃脫，而且它看我們追不上，就停下來，朝我們「吱吱」大叫，似乎是讓我們去追它，折騰了一番，兩人都跑累了，還是沒抓到那始盜龍。

我們站著休息，施宇軒邊喘氣邊跺腳，指著始盜龍大罵：「兔，兔崽子，捉到你，我...我施宇軒非扒你層皮，飲你的血，吃你的肉，吐你的骨！」

始盜龍不知是聽懂了，還是怎樣，也不示弱，對著施宇軒又「吱吱」叫。施宇軒看見了，差點氣得吐血，但是我們也不夠它跑，只能打碎牙齒往肚裡吞。等喘好了氣，我和施宇決定對付它，要用技巧，不能蠻力，就坐著想怎樣捉它。

坐著坐著，我們也坐了大概五分鐘，始盜龍看我們不追它，卻自己慢慢地離我們愈來愈近。我用眼神告訴施宇軒這狀況，他也眨眼表示明白，於是我們就決定坐著等始盜龍接近我們，說不定就能把它捉到。

大概又等了三分鐘，始盜龍離我們兩米近，就不再接近我們了，我示意行動，說時遲那時快，我們兩人像獵豹一樣，沖著它就追。

正所謂驕兵必敗，始盜龍相比之前，它的起步慢了很多，而我們跑了一小段距離就快捉到它了。

可是天意弄人，就在我們能捉到它的時候，因為我們目光都只停留在它身上，所以沒有在看路，結果我踩到石頭上的濕葉摔倒，施宇軒就給石頭絆倒在地上。

起來後，又看到始盜龍回頭對我們「吱吱」叫，我們兩人都氣得爆炸，真想拿起獵槍對它亂射，大不了不吃了，可是，我們兩人就是要出來找食物的，找不到食物回去肯定給笑話。想了想，還是不要自找麻煩，隨這始盜龍怎樣叫，也不管了。

我們兩人重新走到了河邊，打算看下這裡有沒有魚，因為賽德說過，他發現這條河不是每處都很多魚，有些只有幾條魚毛，或者說不定沒有。我下了河，一看，還好有幾條像白？，長十厘米左右的魚，不過我卻說不出魚的名字。我就把施宇軒叫來，問他是什麼魚，由於驚動了那魚，魚就躲在了石頭下，施宇軒就在水中亂抓，希望能把魚嚇出來。

弄了幾下，三條青色的魚游了出來，施宇軒把一條捉了放進裝了水的保鮮袋。然後指了指附一條相似的魚，只見那魚用胸鰭在水中的木頭上站立。

施宇軒解釋：「這魚在我們世界經常看到，被稱為水族中的活化石，名字就叫「恐龍魚」，可能「恐龍」兩字的由來，就是它的動作像爬行動物，其實叫恐龍魚也不是按什麼分類。如果按生物學，這東西就叫多鰭魚，恐龍魚單純是水族界中按它們的外表而分類，我們捉到的叫「青恐龍」，最長也就三十厘米左右，和它差不多的大小還有「金恐龍」。這魚不挑食，隨便喂點小蝦，小魚，它也吃，算是最好養的熱帶魚了。」

聽了之後，我想也是，如果這魚挑食，那恐怕我們世界也不會見到它了。過了五分鐘，天已經黑了大半，我和施宇軒每人都捉了兩條青恐龍，正要回去。怎麼知道在路上的一個樹洞，又遇到了那隻始盜龍，施宇軒一見到火氣又來了。

施宇軒把裝著魚的保險袋放在一旁，拿起外套準備捉始盜龍。我也拿起了外套，兩人每人一邊，把樹洞堵住邊走我邊留意了這樹，樹上看不出有蛀洞，有些洞看到裡面是樹幹，所以應該是實心的。

這樣我們這次真的撿來大便宜，要怪就怪這小東西運氣差。我和施宇軒兩人一撲，把始盜龍撲住了，而且把它剛好包在外套裡，始盜龍在裡面一直「吱吱」叫，不斷掙扎，施宇軒拿出繩子，把它的腳露出來然後綁了。

我們看腳都給綁了，就把它放出來看看，看它還能不能囂張，綁了腳的始盜龍趴在地上，施宇軒對著它笑罵：「小兔崽子，不知道你的肉好不好吃呢？」

說著就拿起刀子，慢慢地伸向始盜龍，始盜龍看刀子愈近叫得愈慘，而且不斷用前爪爬到樹洞，我一看有異，就讓施宇軒別動。我往樹洞裡看，看到有個草窩，上面只剩下洞碎，看大小似乎是始盜龍的蛋。

施宇軒一看就罵：「活該，偷別人的蛋吃，你知不知道別人沒了蛋多傷心。」不過，施宇軒似乎沒有想到自己也經常偷恐龍的蛋。

「等下。」施宇軒看了看蛋，又說：「這似乎是它的蛋……」

我們轉頭看了看那始盜龍，不知道何時雙眼淚汪汪似的，施宇軒看到它這樣，嘴也軟了下，就問：「你的蛋給犬齒獸吃了吧？」

不知道始盜龍是聽懂了，還是習慣性，又「吱吱」叫了兩下。我們看到始盜龍這樣，也不忍心把它給捉了去吃，反正我們也找到了食物，於是就把綁住它的繩子給割掉，拿起魚袋就走。

怎麼知道，我們走了兩分鐘，發現後面有東西在跟著我們，一看，原來是那始盜龍，我對施宇軒說：「它是不是餓了呀。」

施宇軒說有可能，就從魚袋中拿了青恐龍出來，把它扔了給始盜龍，沒想到，那始盜龍卻沒有理會那青恐龍，反而對我們又是「吱吱」叫。

由於我們要趕著回去，施宇軒就把魚撿回來，轉身離開，我們一邊走，都一邊聽到那始盜龍對我們「吱吱」叫，走了沒多久，那始盜龍居然跑到了我們的前面。

施宇軒看了對它說：「小東西，我們沒空捉你，給你玩耍。」

我心想，這始盜龍也怪可憐的，就讓施宇軒站著等下，我去追它，讓它跑，然後趁它跑的時候我們就走。說完，我就裝著去捉始盜龍，跑了兩步，它就跑了很遠，我和施宇軒就趁這時間，立即跑回去，跑了五分鐘左右，我們終於跑回了賽德他們的所在地。

我們一到，賽德就問：「是不是遇到了什麼情況？」

我喘著氣說：「沒，沒有．．．我們只不過躲，躲開，始盜龍。」

「什麼？吃傻吧你們，那東西比我們膝蓋還要矮。」賽德驚訝道。

就在這時，那始盜龍居然出現在我們的後面，還對著我們「吱吱」叫。

賽德一看：「果然是說真的，我看它是想跟你們玩吧，哈哈。」

我一想也有可能，就說：「有可能，這東西的一窩蛋給別人偷吃了，挺可憐。」

賽德一聽偷蛋，就對著施宇軒說：「是不是你偷了別人的蛋呀，別人就一直追你了。」

施宇軒連忙解釋道：「我沒偷它的蛋，我們已經放了它，是它自己跟著來。」

賽德說：「是不是餓了呀。」

我回答：「不是，早就給食物它了。」

賽德聽了又說：「那可能就真的找你們玩了，你想想，它辛辛苦苦的蛋沒了，可能沒精神寄托，也就發悶想找人玩玩，最可恨就是那些偷蛋賊。」

說著賽德又往施宇軒看，施宇軒一看就說：「都說我沒偷它蛋，怎麼一說偷蛋就扯上我了。」

這時傅安婷開口：「我們試下就知道它是不是找別人跟它玩。」

我和施宇軒，賽德三人齊聲道：「怎麼試？」

傅安婷就走向始盜龍，伸出雙手說：「來，我跟你玩。」

施宇軒低聲說：「這方法，當它是小狗呀。」

「不過我看她也有愛心呀。」賽德接話。

施宇軒正說，這方法肯定不行！那「行」字還沒從他口中吐出，傅安婷已經抱著始盜龍走向我們，然後說：「看，它果然是找我們玩的。」

「哈哈，我看你就別說話了，哈哈。」賽德邊笑邊走到傅安婷身邊。

我也掩著嘴巴笑著去傅安婷那，施宇軒卻傻呆呆地站著不動。這小東西似乎很喜歡傅安婷，一直圍著她轉，我伸手去想摸它，它卻只往傅安婷跑。我心想我樣子嚇到它了嗎？看到美女就只管往她那走。我看這小東西見色忘．．．對了，我們也算相識一場，就當見色忘友吧，

我就走到施宇軒身邊，打算陪陪他，他居然嘲笑我：「怎麼，吃白果了吧。」

「我．．吃白果也比吃你那炒的黑果強！」我想起了施宇軒炒的黑果，不禁一笑。

施宇軒似乎找不到什麼反駁他的黑果，只能對著我瞪眼，嘴上一臉不滿。

「好了，好了，來幫忙煮飯吧，白果先生，黑果先生。」賽德對著我們笑道。

我和施宇軒此時都受到賽德的挑釁，但也找不到理由反駁，只能相視苦笑。這時傅安婷卻問賽德，什麼白果先生，黑果先生的。

施宇軒立即回答：「沒什麼，只是外號，我們倆人叫黑白雙煞，江湖上的稱號，沒有經驗時就花朵級別，現在成熟了那就叫黑果，白果啦。」

什麼？我們倆什麼時候變江湖上的人了，還花朵級別，你這學家都學什麼進腦子了。看著施宇軒那裝著江湖人士的語氣和這回答，我和賽德忍不住笑了起來，傅安婷問我們怎麼了，我連忙揮手邊笑著說沒事，我們現在準備晚餐。傅安婷看著我們笑，也搞不清狀況，只好問有什麼需要她幫忙的。

第五章

第五章-

賽德剛才又摘了些魚腸草和蒲公英，我和施宇軒分別起火和拌沙律，傅安婷就陪著始盜龍那小東西玩耍，一人一龍玩得不亦樂乎。

起好了火，我就跑去賽德那偷偷師，看到他把魚剛處理好準備烤，我就問他有沒有什麼要我幫忙的，他也一貫地叫我休息下，他來就好，我就說不累，在旁看著學學，他呵呵笑著就烤魚，有時跟我閒聊幾句。

施宇軒這時拌好了沙律，走來我旁邊，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站著。我也就問他怎麼了，他說他沒事就站下，賽德一聽就偷笑說施宇軒是對女孩害羞。施宇軒給賽德這麼一說，臉頓時通紅，我看他平時這麼厚臉皮，想不到會這麼害羞，也不禁一笑，笑著笑著，賽德和我又突然地在大笑，傅安婷這時又問怎麼了。施宇軒立即乾笑著對傅安婷揮手說沒事，只是剛才說起了笑話，傅安婷聽了想過來聽聽是什麼笑話。

施宇軒立即跑了過去說：「沒什麼，就男...人的笑話，女孩就不要聽了，哈...哈哈。」說著手在逗那始盜龍，可是始盜龍似乎不想理他，就一直退後只對他「吱吱」叫。

過了半小時，賽德把魚烤好了，我們一行四人就圍著火堆坐著吃，一人一條青恐龍和一碗沙律。傅安婷給了一半青恐龍給始盜龍吃，那小東西可能第一次吃烤魚，吃得特別起勁，而且口水也流到滿地都是，不過也要賽德烤得特別好，要是施宇軒來烤這魚，我想這始盜龍肯定不會吃的。

這時始盜龍已經把那半條青恐龍吃光了，抬頭望著傅安婷雙眼發亮，似乎不夠吃。傅安婷正想再挾一段給它，施宇軒看到了說：「不用，這東西什麼都吃，我們給它魚頭就好。」

說著就挾起了魚頭扔到了始盜龍面前，正期待著始盜龍會吃，想不到始盜龍只是聞了一下就沒有再看那魚頭，氣得施宇軒咬牙切齒。

傅安婷笑了笑，於是重新想把碗中的魚挾給始盜龍，我和賽德叫她不用了，反正我們的沙律很多，今天就吃少點肉，健康一下，說著就把一段魚挾給了始盜龍。我們把挾了的魚剛扔給始盜龍，它立馬又吃光，吃完就看著施宇軒，它似乎知道現在只有施宇軒沒有挾魚給他，施宇軒本來看它這麼不給面子也不想給的。不過我們三人一龍都看著他，他也只好把氣吞了，把魚挾了給它。

始盜龍把那魚吃完了，似乎感到很滿意，居然就在我們旁邊睡著了。吃完了晚餐，我們拿出了帳篷來搭，因為本來只有我們三人又在趕路，所以平時也就睡草堆，不過現在有了個女人，就搭帳篷讓她睡裡面。

說是說我們搭，不過我和施宇軒也只有幫忙鎚釘子，扶帳篷，基本上都是賽德弄的。我們搭好了帳篷在火堆旁聊了幾句，傅安婷先有睡意，我們就讓她去帳篷睡。起初她也不知道我們是搭給她用的，一聽到我們讓她一個人獨睡帳篷，我們睡外面的草堆，她怎麼說也不答應睡帳篷。

我在旁邪笑著說：「你是不是怕呀，要不我陪你去睡。」

傅安婷聽了我這句話，也不知怎樣回應，我笑著接著說：「開玩笑的啦，快點睡吧。」這時她才肯去

睡。

傅安婷睡後，我們三人還沒想睡，一開始還說些無聊話，後來就討論起傅安婷了。據我們剛才吃飯時和傅安婷聊天知道，她說她是中美混血兒，家在洛杉磯，是一名舞台劇演員，平時有時候會獨自登山，有可能是登山時不小心進入到了這裡。不過就記不起她到底是不是登山才進來，還是什麼原因，她的記憶只停留在剛表演完舞台劇。

我們三人現在就在討論，她的說法到底是真還是假，施宇軒靠近帳篷聽了聽，確定沒有什麼動靜，讓我們盡量離帳篷遠點，但是又不能離得太遠，等下傅安婷突然起來就有懷疑了。我們坐到了火堆離帳篷最遠的一邊，三人都盡量靠近些，以免聽不到，說話就大聲了。

施宇軒輕聲說：「我看這女人有點問題，你說一個舞台劇演員喜好怎麼會是登山？」

我聽了回答：「這說法也太牽強了吧，在國外這很正常吧，誰說興趣和職業一定有關聯。」

施宇軒又說：「好吧，這算你對，但是你沒看那女人的膽子很大嗎，那始盜龍雖然很小，但是牙齒和爪子都是很鋒利的，她居然第一下接觸就抱起了它，肯定有點問題。」

其實我也覺得施宇軒說得有點道理，但是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完全代表傅安婷有問題，萬一等下我們誤會了她，決定把她掉下，她一個女人在這肯定九死一生，所以都只能相信她。

賽德這時回答：「別人獨自登山都有勇氣，可能在山上也經常抱野貓，豹子，老虎什麼的。」

我聽了不禁一笑，這回答比施宇軒那說法更牽強了吧，賽德說完也在偷笑。施宇軒這時表情卻很認真，我們知道他不是在開玩笑，所以兩人都止住了笑。

賽德才認真道：「好吧，今天你們去河邊時，我跟她獨處時，她待人很有禮貌，而且我還問過她在這世界有沒有遇到什麼人，她也只是說，她剛醒來就在我們遇到她的地方了。我覺得她就算有問題，也是個好人，應該不會害我們，我們這幾天就觀察下她。」

說完，賽德也就先睡了，只剩下我和施宇軒在火堆前坐著，坐了沒多久，我們兩人也累了，我披了外套和蓋點乾草就睡了，施宇軒就躺在乾草堆上，又拿了一大把乾草蓋在身上，像給三文治夾著一樣。

第二天，我給凌晨的冷風吹醒，想說繼續睡，但也睡不著，於是就在附近跑下暖和一下身體，跑了二十分鐘，就跑回帳篷處。

剛回到去，賽德就睡了，他打了個呵欠問我，施宇軒呢，怎麼不見了？我剛想說，賽德就坐到了施宇軒身上的草堆上，施宇軒給賽德這麼一坐，整個人都嚇醒了。

由於賽德坐著他的肚子位置上方，他也沒出不了多大聲，喊了幾下，賽德看著我笑，示意我別說話，就裝聽不到施宇軒的呼叫。

施宇軒看賽德沒反應，就想用力轉身掙扎滾出草堆，一用力，賽德就剛好站了起來，施宇軒一下就滾到草地上，滾了好幾圈才停下，剛好傅安婷也出來看到了這一幕，我們三人都笑了一頓。

我們三人大笑時，施宇軒也不知是鬧脾氣還是看到傅安婷笑他，覺得沒臉直接往滾出的方向走去。我正想喊停施宇軒，賽德就叫我不用了，他等下就回來，就臉有點掛不住才走下。聽了賽德這麼一說

，我也覺得應該先讓施宇軒火氣下了先，於是沒追出去。

我們三人正打算等施宇軒回來後，分工合作準備早餐的，想不到施宇軒才走五分鐘，我們就聽到他的叫喊聲，在遠處邊跑邊喊著回來，一看他身後，什麼也沒看到。

不過我和賽德還是拿起了獵槍往施宇軒方向跑去，跑了沒久，就看到施宇軒身後有一隻長得像袋獾，體型跟大貓差不多的東西追著他，那東西全身褐色，張開口看到裡面的牙齒長長的，像狗牙一樣。賽德說這是犬齒獸，跟施宇軒一樣專偷恐龍蛋吃，聽了賽德這形容，我差點笑得槍都拿不住。

不過，救人要急，我強忍著笑跟著賽德向施宇軒跑去，很快，施宇軒來到了我們的身邊，我把身上另一把槍扔了給他，施宇軒一拿上槍，剛才臉上的慌張表情消然不見，露出了一臉邪笑。

那犬齒獸追到這，一看我們人多，只停在三米外張牙舞爪。

施宇軒一拿起槍看到犬齒獸不追了，就大喊：「來呀，你剛才不是很凶嗎，怎麼不來了。」

我心想這傢伙轉變得也太快了吧，剛才還怕得一臉汗，現在卻學起江湖片上的奸角。犬齒獸這時想轉身就走，傅安婷和始盜龍就來了，始盜龍一看到犬齒獸，就立即想撲上去咬它，不過給傅安婷阻止了，我看了這情景就對著始盜龍說：「小東西，是這傢伙偷吃你的蛋吧。」

始盜龍「吱吱」兩聲像是回答我的話，叫完就對著犬齒獸張口大叫。施宇軒聽了就對著犬齒獸說：「好傢伙，你害我給人笑我偷蛋賊了。」

說完就對著它開槍了兩槍，犬齒獸應聲而倒，賽德這時就走了過去把犬齒獸撿了回來。

賽德邊走邊說：「哎喲，剛才想等你回來，我們才準備早餐，想不到你就給我們帶回來了。」

施宇軒聽了也不客氣，笑著說：「當然，你也不看看我是誰，我可是古生物界軒爺呀。」

「軒爺，說得對，說得對，雖然這早餐的帶法是有點滑稽。」賽德笑著說。

施宇軒聽了賽德的嘲弄：「哼，正所謂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你管我怎樣帶法。」

賽德一聽：「說得真是頭頭是道，想不到軒爺才走五分鐘，就轉身變成「大文軒」了，哈哈。」

施宇軒隨即大笑：「哈哈，想不到你小賽德終於有眼光了。」

施宇軒說完，把那驕傲的笑容轉向了我，露出得意的眼神，也不知道想什麼。我想了想，這傢伙也太囂張了，就對他說：「哎喲，軒爺呀，您打獵這麼厲害，一定是經驗所得，我想您來烹調這什麼獸，隨便弄幾味也一定很好吃吧。」

這一下正中施宇軒弱點，他一時也說不出話來，賽德在旁隨即偷笑起來。

「家雪，你就別要求多多了，軒爺呀，剛才跑得很辛苦啦，才把獵物引了過來。」賽德在旁笑著說。

施宇軒似乎想到了什麼：「哼哼，如果你們想吃我煮的也沒關係，我來煮吧。」說完奸笑著。

「別別別，軒爺呀，我就說說而已，你千萬別再辛苦了。」我想起他那驚人的廚藝。

賽德連忙附和：「對對對，軒爺，這些沒這麼辛苦的活就讓我們來幹就好了。」

想不到這施宇軒很不要臉，居然威脅起了我們，我怕讓他煮，我們三人還沒吃完就完蛋了。

走了十來米，我發現傅安婷在後面偷偷地笑，我奇怪她怎麼剛才沒笑，現在才來笑，反應也不會這麼慢吧，於是等她走到我旁邊和她一起走。

我好奇問她：「怎麼了，你在偷笑什麼，不會反應沒跟上吧。」

她掩了掩嘴，似乎笑得比剛才厲害，她頓了頓：「你怎麼改了個女人名呀？」

我一時也沒反應過來，她居然是問這問題，她又接著說了：「你該不會真的是女的吧？」她說完張大的嘴巴，一臉驚訝，似乎好像我真的是女人了，還把手伸來摸我的胸部，我沒來得及縮，她一摸不是女人，驚訝的表情立即僵硬了。

我很無奈地說了一遍我的名字由來，她聽了我姓「冷」之後，似乎笑得更厲害。我心想，這女人也太奇怪了吧，怪不得俗話說：「女人心，海底針。」

賽德和施宇軒聽到傅安婷的笑聲，都轉頭面帶笑意看向我們，傅安婷笑得很厲害，根本就沒有留意，而我就轉頭看風景裝作什麼事也沒有。

回到帳篷，賽德把一半犬齒獸加了些香草燜煮，另一半就放在保鮮袋中。吃完早餐，大家都飽得不行了，坐在草堆上休息了一個多小時才出發，我們一直走，路上幸好也沒遇到些什麼大型恐龍，小的恐龍看到我們會逃走，而這隻始盜龍，我們本來打算把它留下，但它卻沒有要走的意思，所以也把它帶在路上了。

第六章

第六章-

四人一龍，走了七、八個小時，在草地上，映入眼前的是一個藍色大湖，咋眼一看，我還以為去到了青藏高原的青海湖，整個湖面像藍寶石的一樣。這湖很大，只能隱約看到我們左右的邊界，不過如果從湖上坐船過去就會快很多。

我們一時也不知道是從經湖過去，還是繞著湖走到對面，我看天已經下午了，大家都累了，就提議不如休息一晚，我們就讓傅安婷和賽德先休息，我和施宇軒就去準備柴火，乾草。

又過了三個小時，我和施宇軒回到營地，但奇怪的是賽德和傅安婷不見了，但那始盜龍卻在地上睡得死去，我和施宇軒頓時頭皮發麻了。

我很著急地來回走著，施宇軒在原地思考著什麼，賽德和傅安婷的行李都不在，看來是有準備地離開的，但是為什麼會走也不和我們說下，難道事發太急？我也想得頭也暈了，一下坐在地上，閉著眼睛想想事情經過。

施宇軒這時開口：「我們先推測下事發經過，首先我們兩人離開了營地，而這時，只剩下賽德和傅安婷還有始盜龍，在我們撿乾柴或者回來之前，賽德和傅安婷就已經離開了一段時間，要不我們是可以看到他們在附近的。不過，我們在遠處看向這邊時，營地已經空空如也，還有就是，他們兩人都是拿好了行李才走，說明事發前他們是準備好才走的，但是為什麼不來通知我們？」

我猜測：「傅安婷沒有帶走始盜龍，說明這件事不會影響到始盜龍，因為以她的性格還有賽德那傢伙，有危險應該不會放下始盜龍就走，還有就是，他們要做得這件事有可能就是需要行李上的東西，所以才帶走行李。而這件事很急，也沒通知我們就走了，但是到底是什麼事呢？」

施宇軒說：「有可能是關於我們和你說過的那個基地，賽德知道他們那些人是殺人不眨眼，所以和傅安婷偷偷地走了，可是為什麼會不抱走始盜龍呢？到底是怎麼回事……」

經施宇軒一說，我差點把那基地給忘了，想了想，我說：「賽德他們不會就是給他們捉了吧，所以就留下了始盜龍在這。」

施宇軒：「這應該不會，這裡平地一望就能看到數百米外的地方，想要在這裡偷襲賽德他們那基本上很難，而且如果有人靠近就很容易發現，那時賽德他們反抗就會嘈到了始盜龍，那現在這傢伙就不會睡在這了。」

排除了賽德是給別人帶走的原因，那就說明賽德他們是主動離開的。

「對了，會不會是發現遠處有什麼東西，使他們要過去。」我說。

施宇軒沉思了幾秒：「這可能性最大，我們可以到處找找。」

這時，遠處傳來了一陣尖叫，是一把少女的聲音，但聽不清楚她喊的是什麼。

「傅安婷！」我和施宇軒異口同聲地說，兩人立即拔腿就向聲音傳來的地方跑去。

也不知道跑了多遠，聲音沒有再傳來了，我們也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該往哪走，看了看四周，已經來到了有些少樹木的地方，離剛才的地方已經頗遠了。在這些有樹木或叢林的地方，是比較危險的，因為我們有可能看不到恐龍躲在陰處，幸好的是我們因為要出去撿柴火，每人身上還帶著獵槍，這也使我安心了一點。我和施宇軒現在也不知道該往哪走，於是就決定先走到高處，說不定能看到傅安婷他們。

兩人走了才五分鐘，聲音又傳來了，這下聲音離我們很近，我們兩人立即跑去，跑了才兩分鐘，我們從樹林中轉過一個暗角，跑到了一個山谷中。

在山谷口，我觀察了下這裡被三座大山包圍了，形成了很大的回音效果，所以我們在很遠的地方就聽到了傅安婷的聲音。我們看到百米外，傅安婷還有賽德在，心頭大石立即放下，不過，在他們的頭上卻有三隻翼龍在上空盤旋，似乎要攻擊他們。我看了那三隻翼龍，展翅長度足足有五米寬，頓時傻眼。

施宇軒說：「這是風神翼龍，雖然沒有牙齒，但是……」

「還說，快點跑去幫忙吧！」我邊往賽德的方向跑去，邊轉頭對施宇軒說。

施宇軒看了我跑遠了，也拔腿跟上，我們跑了五十來米，施宇軒拉著了我。我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我們應該在遠處伏擊那些翼龍，全都跑出去了，分分鐘四個人都成了釜中之魚，我第一次聽這成語，問什麼意思，施宇軒回我兩個字：「等死！」我才明白原來除了「甕中之？」，還有這詞。

我和施宇軒躲在了距離賽德他們附近的大石，天空的翼龍還是圍著他們轉，但是沒有攻擊他們。我觀察了那三隻翼龍，身上都有槍傷，而賽德手上的獵槍正指著它們，翼龍似乎忌憚著獵槍，所以一直都沒有攻擊賽德他們。而且賽德手中的獵槍似乎用完了子彈，只是胡亂對著翼龍亂轉，但是時間一長，翼龍們可能會發現獵槍不再有用，就會攻擊他們了。

我和施宇軒這時蹲在地上，我瞄準了一隻飛得比較低的，「砰」，這槍打中了它的肚子，頓時爆出腸子和血。施宇軒也對著另外一隻開了槍，不過卻打了個空。翼龍的血都淋到了賽德和傅安婷身上一臉狼狽，我看著那腸子就噁心，賽德似乎現在才發現我們，望了我們的方向，看到是我和施宇軒，表情似乎輕鬆下來。我也為賽德安心的表情而感動，這次總於是我來救人了。

不過翼龍似乎被我們這一槍激怒了，中槍的那兩隻翼龍張口就從天空直下往我們飛來，它們這一下飛得太快，而且兩隻翼龍飛近時，大得驚人，我還沒有反應過來，眼看著翼龍的大口快要把我吞噬。施宇軒大叫，家雪，你腦子傻了吧，這是好機會，快對著它們的口開槍。我才從放空的狀態回神。說時遲，那時快，那兩隻翼龍分別同時飛向我和施宇軒，我們兩人幾乎同時開槍，兩隻翼龍一聲尖叫，就倒在地上，有聲沒聲地張開口呼氣，看起來已經奄奄待斃。

這時，我和施宇軒也不管地上那兩隻翼龍，舉槍就對著剩下的那隻開槍，「砰，砰」，一槍打中了翼龍的頭，一槍射中了它的頸部，鮮血再次淋到了賽德和傅安婷身上。那隻翼龍隨即像遇到氣流的飛機一樣，拍了幾下翅膀，再也飛不動，慢慢地墜落，然後直接往賽德頭墜去。賽德和傅安婷滴著鮮血，左蹦右跳地躲著。這時，三隻翼龍都死了，我和施宇軒也鬆了口氣，看著賽德和傅安婷那狼狽不堪的樣子，兩人笑著往他們跑去。

我和賽德，施宇軒三人經過多次生死逃亡，三人感情之深不用多說，但這時，我看到傅安婷沒事，似乎也為她的沒事而放下了心頭大石。正想問他們怎麼回事，頭上傳出了一陣吼叫，一隻比剛才要大一半的翼龍在山谷中飛向我們，這翼龍似乎就是這裡的翼龍窩的老大，現在正要為死去的兄弟報仇。

我拿起了獵槍，瞄準著它，正要開槍，身後山谷口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轉頭一看，是五個身穿同一制服的人，頭上戴著封密的黑白頭盔，手上拿著我也不知道什麼槍，似乎和科幻電影看到的槍一樣。我想起施宇軒說的話，他們看見在拍照的男人捉回基地之後，過了沒多久，就只有一具死屍出來。糟了，怎麼辦，前有比我們高科技殺人狂，後有翼龍王，整個場面頓時亂成了一鍋粥。

這時，傅安婷急促地說：「我們看到了制服人的真面目，他們是...他們不是人！剛才我們聽到了尖叫，以為有人遇到恐龍，於是拿起了裝備就跑進了這山谷，一進來就看到一個穿這制服的人正和翼龍們對峙著，地上躺著數隻翼龍，應該是他用槍打死的。不過翼龍的數目太多，他的槍似乎用完了子彈，我們正要跑去救他，但是一隻翼龍已經把他抓了起來，我頓時嚇到尖叫。」

沒錯，這是我們聽的第一下尖叫聲，那第二次尖叫聲呢？這時，傅安婷又接著說：「抓了他的翼龍飛上山谷時，那制服人的頭盔掉了，我看到...我看到他的頭...是一張恐龍的臉！我頓時失控再次大叫，引來了一些翼龍，有部分翼龍把死了的同伴屍體叼走了，然後沒多久你們應該就來了。」

怎麼回事，那些制服人是恐龍人？我在看科幻電影嗎？這時，恐龍人似乎還沒發現我們，直接往山谷深處跑去，翼龍王也被他們的舉動驚動，轉而飛向他們那。我們四人都捏一把冷汗，不過，我覺得這太不可思議了，一直看著那些制服人看，希望能看到他們的真面目。

翼龍王轉了個急彎像戰機一樣飛向恐龍人，才飛了五秒，翼龍王和制服人相隔才五米，眼看就要撞到恐龍人。恐龍人按了下手上的槍的按鈕，一道肉眼可見的強大藍色閃電從槍口噴出，翼龍王立即倒在地上，身上還泛著閃電和有電流的聲音。

「這...他們不會是外星人來想戰領地球的吧。」施宇軒看到這情景之後驚訝道。

「我看我們還是逃吧，那隻翼龍王那麼大體型中了一槍就倒下了，更何況我們。」賽德輕聲對我們說。

這時，傅安婷對我們眨了眨眼，原來我和施宇軒剛才站的石頭後面有個洞口，從洞口中透出了光，看來是洞口是可以出到外面的。我看了看恐龍人的距離和位置，我們現在在距離洞口附近的石頭十米左右，剛好前面又有塊石頭擋住恐龍人的視線，但是除了那塊石頭，從這裡出到谷口沒有任何遮掩的位置，看來我們只好從這洞口出去了。

「我們先往洞口那石頭走去，千萬不要發出聲響，一個一個地走，以免太多人一齊走時給恐龍人看見了。」我對大家說。

傅安婷先走，她每踏一步，我們都緊張得不得了，生怕恐龍人發現了我們，不過有驚無險，傅安婷順利走到了那石頭後面。接下來到施宇軒，施宇軒還沒走，背上臉上已經全是汗，每走一步都用手擦著汗，才十米距離走了似乎很久才走完。

這時傅安婷和施宇軒都到了洞口前的石頭後面，只剩下我和賽德了，我讓賽德先走，但他卻不走，非要我先走。我知道賽德這為人我不走，他肯定不走先，我也不和他爭論，當下踏出第一步，身後就傳來了腳步聲，一股寒意從腳底傳到頭皮，整個人都發麻了。我慢慢轉頭看向後面，從石頭右邊，看到了恐龍人一半的身影，我立即示意賽德快跑。

賽德和我剛跑兩步，背後傳來一陣巨響，背後的有一堆石頭碎飛向了我們。我的頭似乎被石碎割傷了，後腦感到一陣涼意，似乎是流了很多血，背上，腳上也被石頭碎砸到了，幸好石頭碎不太大，也不是太尖銳，賽德也好不了多少，身上也全都是傷，幸好看來都是皮外傷。我們看向背後，剛才高兩米寬一米半的石頭已經成了碎片，只剩下一堆灰塵在飄著，隱約看到恐龍人的身影。

糟了，怎麼辦！這時，恐龍人拿起了槍，槍口對著我，似乎要對我開槍，後面的傅安婷在叫我們快跑，但是我雙腳像灌滿了鉛一樣怎麼也動不了。眼前的灰塵已經散去了一半，我心裡覺得似乎我就要死在這裡了，不過這麼大的電流，我應該來不及感到痛苦就死去了吧。我隱約聽到了恐龍人按槍的聲音，「砰」一聲，我被賽德推倒在地上，整個人也都清醒了。我看到我們離恐龍人開槍位置的只有短短一米距離，地上幸好是黃泥地，能把電導向地下，要不然我們這位置也可能被電擊中。賽德二話不說就把我拉起就跑，我們也不管隨時給電槍擊中，就這麼一直跑，施宇軒和傅安婷等我們差不多到了，也一齊跑向了洞口。奇怪的是，我和賽德一點事都沒有就跑到了洞口，我們都是直徑地往前跑，恐龍人開槍應該很容易打中我們。

「奇怪，我們什麼時候跑得比電還快了。」我問道。

「你看「衝鋒21」看上腦了吧。我剛才看了你們在跑的時候，才跑兩步，恐龍人就開了一槍，不過閃電沒電中你們，似乎他們的槍也只能在五、六米左右距離有用。」施宇軒邊跑邊說。

聽了施宇軒的說法，我想起了翼龍王那一幕，我還以為恐龍人是想玩高難度屠龍，等翼龍王快飛到自己身邊才開槍，原來是槍的射擊距離只有那麼短。也怪不得，剛才他要走到我們石頭附近才開槍，幸好我們差點中槍時，起身跑的時候已經距離他七、八米左右，要不然我們跑得再快也快不過死神。

我們四人才跑到洞口，就聽到後面傳來一連串的脚步聲，似乎其他的恐龍人已經趕到了，回頭一看，五個恐龍正往我們追來。眼前一亮，四人跑出了洞口，紛紛止住了腳步，我跑最後因為預料不到他們突然停下，撞向了傅安婷，把她撲倒在地上。起來後一看，我才知道，我們原來跑到懸崖處，懸崖下面是我們剛來這的藍色大湖。糟了，之前遇到霸王龍就跳河，現在遇到恐龍人要跳湖。怎麼我這時，恐龍人已經跑到了洞口的一半，離我們只有二十來米。

「我說我們四人一齊跳也有個機會活，不跳的話就等著變電豬。」施宇軒說。

「對不起，都怪我．．．要不是我．．．」傅安婷眼濕濕地道。

「我．．．」我支吾地說。

「別說了，大家快跳！」賽德就抱著大家往下跳。

「砰」，剛才站的懸崖頓時倒塌，懸崖的斷石沿著山壁滾落，跟我們擦身而過。我看著下面，呼，我們運氣幸好不差，這山壁底下是凹進去的，湖水很清，一看就得到底，我們落水的附近也看不到有石頭之類的，似乎水底的是沙子。我仰頭往上看，恐龍人們看著我們，似乎讓我們逃走而感到生氣。

第七章-湖底世界的巨人族

幸好這次跳湖有人陪著我，要不然我又要沉底了。「撲，撲，撲，撲」，四下落水聲相隔不到一秒，我們四人都安全跳進了湖中。

在水中，我閉著臨下水的一口氣，努力睜開了眼睛，等眼睛適應了，看了看四周，好險，傅安婷正游來我身邊，我示意我不會游泳，她游來我的身邊把我拉著上水面。

「呼，呼，剛才真是九死一生，死裡逃生，千鈞一髮．．．」我扶著傅安婷說道。

這時，賽德和施宇軒都游了上來，施宇軒看到我靠著傅安婷這麼近，邪笑對著我說：「哎喲，小雪，你們兩人還玩鴛鴦戲水啦。」施宇軒說完在大笑。

我被施宇軒這麼一說，也有點不好意思，就把扶在傅安婷身上的手鬆開。一鬆開，我立即後悔了，整個人開始往水底沉了，幸好傅安婷沒有因為這話不來救我，一把手拉住了我上水，抓住我的手靠在了她的肩上，說道：「我都没害羞，你男人都害羞了，不過你也太重了，兩隻腳跟著我節奏撥動。

賽德這時游到施宇軒身邊，忽然對他說：「怎麼，我們也來鴛鴦戲水吧，小軒軒。」說著伸手摸向施宇軒。

「唉呀！噁心，快滾，你這混帳，我不玩菊花的，滾一邊。」施宇軒苦臉對著賽德說，邊說邊向賽德潑水。

「好啦，別玩了，快點走吧，等下那些恐龍人追來，我們就完蛋了。而且，賽德背上流了很多血，要上岸包紮一下。」我抬頭看見恐龍人們已經不在那山洞。

我一說完，才記起我也有傷，但是卻沒有感覺到疼痛，可能是湖水比較冷吧。

我們開始往岸邊游去，我看了看離我們最近的岸邊，少說也應該有五百多米左右，看方向應該是我們之前紮營的附近。不過，我也不知道傅安婷能不能撐得我游過去，於是跟她說游累了就換人吧，想不到她居然說，她以前可是大學游泳校隊。聽了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怎麼說我一個大男人不會游泳，現在居然還要女人扶著我，實在是沒什麼臉去說了。

我們游出了一百米，好吧，他們游出了一百多米。忽然水中好像有什麼東西正在游過來，賽德似乎也發現了，他沉入了水中觀察，過了五秒左右，他浮上水面大叫：「快點游！」

四人立即加快速度往岸邊游，我也不知道什麼回事，回頭一看，一個小漩渦在湖中旋轉。

回過了頭，為了不讓傅安婷分心，我也沒有說出我看到的情況。又游了十秒左右，再回頭一看，小漩渦已經以幾何式的速度變大，我們所在的水域已經明顯感覺到水往漩渦處流去。我和傅安婷每游兩米就給漩渦帶我們往後退一米，而且漩渦愈來愈大，我們又離岸邊還有兩百米，再這樣下恐怕遲早給漩渦吸走。我心想，如果是這樣，那豈不是我成了殺人兇手，我不能自私而讓別人陪我送死。

我對傅安婷說：「你先游過去吧，你再拉我，連你都要給漩渦吸走。」

「不行，我怎麼能把你丟下自己跑去，這樣見死不救的行為我做不了，更何況我的命是給你們救的。」

」傅安婷用力地游著說。

傅安婷的回答令我很感動，我也想不到我們認識短短兩天，竟然已成了生死之交。但是更因為如此，我更不可能讓她陪我一齊掉進漩渦，於是我正要放開了手，好讓她能游到岸邊。傅安婷似乎感覺我會放開手，就把我的手捉得很緊。

這時，賽德和施宇軒忽然轉頭游了過來拉我一把，似乎也發現了我要放手的動作。

施宇軒大喊：「你這個王八蛋，別以為英雄就是救美，你放了手，你叫我們良心怎麼過得去。」

賽德也跟住說：「這次，我就支持施宇軒了，要死一齊死，別自私自己去死！」

聽了賽德和施宇軒的話，我頓時淚流馬面，幸好的是身在湖水，他們也看不清我臉上的是眼淚還是湖水。我們四人游了十來米，漩渦的力量愈來愈大，開始把我們吸住了，游來游去都是同一個地方，再這樣下我們四人就葬身湖中。這時，我再也不管了，立即把傅安婷的手掙開，失去了動力，漩渦立即把我吸了過去。

我被漩渦慢慢帶著旋轉，轉得我有點頭暈，加上口中的一口氣快要頂不住了。忽然，我被什麼捉住了，一看是傅安婷，沒多久，我看到了賽德和施宇軒也被吸了過來，心中頓時懊悔，可能我一早放開了手他們就不會給漩渦吸了過來。

賽德在水中做著動作，先做割頸殺人的動作，然後用手指指了我們四人一遍，最後重複做了割頸的動作，似乎在說：「要死，四個一齊死。」

我心中雖說很感動，但卻苦笑不得，四人互相抓緊了對方，等待著死亡的來臨。

漩渦愈轉愈快，我感覺到我們像是洗衣機裡的衣服一樣，被洗衣機快速轉筒轉得頭昏眼花，天旋地轉。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忍不住張開了口，口中不斷流入湖水，嗆得我非常辛苦，但是卻無能為力。我也看見他們三人跟我一樣，但臉上卻保持著笑容。慢慢我開始失去了知覺，眼睛也閉上了，腦海一片空白，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忽然，我被耳中的水聲嘈醒，睜開眼睛一看，我躺在一個圓形的山洞石地，山洞中間有個水池，兩旁石地，石地之間有個頗大的洞口，而我就在洞口旁。我心想，怎麼，這裡是天堂還是地獄，怎麼不見他們了，對了，他們應該是上了天堂吧。

我站了起來，搖了搖頭，想讓自己清醒一點。對了，剛才我們四人被漩渦吸住了，後來，後來應該？應該死了吧，照道理也不會在洞口吧。又或者是從恐龍人的事到漩渦都是我發夢？我擰了擰臉，感覺非常疼，看來不是發夢。但是我怎麼會從湖底到了山洞，一時也想不通，感覺頭開始有點痛，也就坐在地上靠著牆壁閉目休息。

剛閉上眼睛，就聽到一陣腳步聲，睜開眼睛一看是傅安婷突然從洞口外走了進來，她對著我說：「你醒了呀，想不到我們居然大難不死。」

我一時之間也搞不清狀況，所以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忽然想起賽德和施宇軒就問：「賽德和施宇軒他們呢？」

傅安婷一聽低下了頭，開始抽泣，低聲說：「我也不知道，我醒來時只看到了你和在水池那。」

「放心吧，他們應該沒事的，沒事，放心就好，他們怎麼會有事，別跟我開玩笑。」我乾笑道，不敢再往下想，把話說得語無倫次。

說完，兩人陷入了沉默，我彎曲了腳，把臉貼在大腿上，想起了賽德和施宇軒可能有事，眼淚開始在眼眶打轉。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又開始睡著了，傅安婷拍醒了我，她說，我們應該被漩渦吸到湖底，漩渦剛好帶我們來到了這個地下洞。說著，她指了指中間的水池說，那就是我們進來的地方，還有她一醒來之後，發現賽德他們不在，於是嘗試游進水池中尋找他們，但是那水池愈游出去就愈深，而且一片黑暗，游到實在不能再游，只能作罷。

我知道傅安婷心裡也不好過，這時我們不能兩人都消沈，所以我只好表現得比較放得開。我轉移話題問：「對了，你剛才去哪了？」

傅安婷：「剛才我把你背到這地上，叫你也叫不醒，我就一個人出了這洞口看了看。從這洞口出去，也是在洞穴中，左右各有一條路，我往右邊走了十分鐘，發現有幾條分叉路，加上洞穴中很黑，我就回頭了。不過，這洞穴可能能出到外面，因為我在洞穴中感到有微風，說明至少洞穴中有地方是和外面相通。」

雖然我知道這和外面相通的地方可能是洞底，分分鐘是我們不可能出去的位置。不過這時我也只好樂觀一點：「既然這樣，我們就試下能不能走出去吧，至少要嘗試找下賽德和施宇軒他們，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說著，我把放在一旁的背包拿起，整理一下背包裡的東西。幸好我們平時都把工具放在保鮮袋中，東西也沒有濕水。背包中有一把小刀，繩索，火機，一樽水，一點賽德給我們防備的恐龍肉乾，獵槍在漩渦中早已掉失了。

我們吃了一些恐龍肉乾，整頓一下就出去尋找出口。步出洞口，我看了看，左邊那條路愈往內看愈黑，右邊的路顯得比較光亮，這說明出口很有可能就在附近。我們一路上也沒有說話，走了十分鐘左右，我們就來到了傅安婷所說的分叉路口位置。我數了數，總共有三條分叉路，其中左邊兩條非常窄，也很黑，只能剛好一個人通過，顯得右邊的那條異常的寬大，而且光線似乎從右邊這條進來。

不過，以防萬一，在路口位置，我停下來問傅安婷應該走哪一條路，她拔下一條頭髮，兩指輕輕夾著一端，另一端垂向地下。她在三條分叉路都試了一次，看來右邊那條路應該就通往出口的路。

我們往那洞口走去，由於光線愈來愈充足。我忽然發現洞壁似乎有什麼圖案，靠近一看，居然是一幅幅刻上去的畫，畫中畫的是幾個野人打扮的人舉著矛投向一隻恐龍。那些人和那隻恐龍差不多高度，我一開始還以為有人和我們一樣掉進這世界，又這麼不幸運地來到這湖底洞。但是我把那恐龍看仔細，那恐龍頭上有明顯的兩隻牛角似的角，正是我們之前遇到的牛龍。我明明記得牛龍最少也有四、五米高，這人怎麼會和牛龍差不多大了。我還猜測會不會只是沒長大的牛龍，可是一看旁邊有隻三角龍，按比例來說，畫得的確和真實牛龍和三角龍的差別。

傅安婷這時看到我表情有點異常，也走來我這看了看這畫，我跟她解釋了一下。她說，可能畫中人曾經殺過無數恐龍，所以也就把他們也就把那些殺龍人畫得和恐龍差不多大，以示他們的偉大。我心想，傅安婷說得也沒錯，這的確是很有可能，於是也不多想，和她繼續往前走。

兩人走了兩分鐘，映入眼前的是一個能直接走到外面的洞口。這使我有點意外，原來這裡離洞口那麼近，怪不得我們在原本的洞口位置，也感覺到似乎有點光線透了進來。不過，這也是因為洞口出奇的

大，足足有一個足球場的大小，陽光才照得這麼深入，而且這洞口的大小，使我倆人看得目瞪口呆。

步出洞口，發現洞口處於一個草地坡上，坡下是一片森林，周圍都是參大樹。這到底怎麼回事，我們是走回了地面，還是還在湖底？

我和傅安婷分析了一下：「首先我們是被湖的漩渦帶到了剛才的洞，因為漩渦是由底往上而轉，那麼照道理來說，我們剛才身處的洞穴應該是在湖底。可是，這好像也說不通，既然在湖底，我們怎麼又出现在了森林？我們洞穴一路都是平坦直徑，也沒可能是往上走回去。」

傅安婷聽完說：「你不會忘記你來這世界也是這麼奇怪的吧，說不定我們就真的是在剛才的世界，碰巧遇上漩渦又來到了這個世界呀。」

「對，你說得有道理，在這裡我不能用常識去猜測了，可是如果這裡是湖底的世界，那我們要怎麼出去？」聽了傅安婷的說法，我也覺得這真的是湖底。

「我也不知道。」傅安婷說著就走前一點，俯瞰遠方，我也不好打擾，學著和她一齊看。

忽然我看到了一堆黃色的物體，屹立在綠色森林處的確有點明顯，指著讓傅安婷看，她看了看也覺得那東西好像是草制的茅屋群。她說，有可能就是在洞穴石壁上畫畫的那些人，他們被漩渦帶進這裡，可能走不出去，就在這裡這麼住下來了。

聽她這麼一說，我心想，糟了，這不就是說明我們出不去了嗎？要我永遠在這地方生活，而且賽德和施宇軒也不在了。想到這，整個人也沒勁了，要不是我，賽德和施宇軒他們可能也不會，唉。

傅安婷看我表情悲傷，安慰道：「好了，我也只是說說，我們可以過去看看，既然我們在這裡，說不定賽德和施宇軒他們可能被部落的人發現，把他們救了過去。」

我聽了傅安婷的話，這話也太沒邏輯了吧。我們在這，說不定就只是剛好被沖到那洞穴，而賽德他們不在那洞穴。要是他們給部落的人救了，也應該是和我們一樣沖到同樣的洞穴吧，那為什麼只救他們不救我們呢？不過，我也沒有反駁傅安婷的話，免得把負面情緒帶給了她。

我思想準備了一下，就對傅安婷說：「走吧，我們去看下，說不定真的和你說的一樣。」說完，我擠出一個笑容。

說完，我們兩人慢慢地從這陡峭的草坡滑下去，可是愈滑愈快，滑了足足六、七十米左右，到了平緩一點的草地上，背脊像著了火一樣，屁股也麻痺了。幸好我們滑得是草坡，要是石坡，恐怕屁股不能要了。我們滑到了離森林地面大約有二、三十米的高度，眼前草坡已經斷了，也不能往前繼續滑，要不就直接高空屁股降落。

我們在這草地上觀察了一下附近，左邊往前走是石壁，是我們後面石山的一部分，延伸到了遠處，像城牆一樣。而右邊則是一條比較平緩的草地，走下去就是一條小溪。這很明顯只有一條路，我們只能沿著小溪走，這樣既有水源補充，也可能有點小魚讓我們填下肚子。

我們休息了半小時，雖然屁股的疼痛早已不見，但是我們沒有出發，倆人都給眼前的美景所吸引。眼前森林的盡頭出現了夕陽，整個森林都像染上了金粉，和森林的綠色相當合稱，映出了一幅畫一樣的風景。最後夕陽慢慢消失，天空也黑了一半，我們才依依不捨地走向小溪。我和傅安婷走去小溪時，也沒有兩句，可能是因為一男一女在看夕陽那種感覺太令感到曖昧吧。

走到了小溪，由於我們沒有帳篷，因為怕有野獸，恐龍襲擊，只能一齊去撿乾草圍一個圈睡在圈內。乾草圈的作用是，我們能貼在乾草邊睡，乾草可以遮掩一下身體。我們足足撿了兩個多小時，才能圍成一個一米高的乾草圈，僅僅有一張兩人床左右的位置。不過，現在天也黑透了，再撿恐怕會遇到危險。由於天黑了，我們只有一把小刀做武器，所以只能放棄。兩人把剩下的恐龍肉乾吃完，聊了下天，由於大累，沒多久就睡著了。

陽光刺進我的眼睛，把我睡意都驅走了，我起來一看，原來已經中午了。我看了看旁邊的位置，發現傅安婷不在了，正想叫她名字，發現她正從小溪邊走來，手上拿著保鮮袋，袋中有數尾手掌大的魚。我頓時感到不好意思，居然要她一個女人自己去找食物來給我吃。

傅安婷走到草堆旁，把乾草點著，再把昨天撿的一些木柴拿來起火。我對傅安婷說：「呃，我說，真是辛苦你了，要你去抓魚，怎麼不叫醒我呢？這起火的活，就不要跟我搶了，讓我來就好。」說著，我把傅安婷手上的乾草，火機拿在手上，把木柴堆好，再把燒著的乾草放在木柴堆中。

我起好了火，看了看傅安婷，她正想處理魚的內臟。我看到她的眼神有點遲疑，看來是對這有點害怕，也就拿起她手中的保鮮袋，帶著刀子，去小溪弄。我弄了十多分鐘，終於把這幾條魚內臟清理乾淨，把手洗得沒什麼腥味。

我把魚裝進放了水的保鮮袋，拿了回去。我和傅安婷把魚用比較直的樹枝插進魚口固定，再把樹枝以四十五度插進泥地等火慢慢烤。我忽然想到這魚有沒有毒，因為賽德和施宇軒不在，我對這些沒什麼認識，所以問了問傅安婷：「呃，這魚是什麼魚呀，不知道有沒有毒呢？」

說完，我發覺我好像說錯了話，搞得好像在怪傅安婷亂捉魚回來，正想糾正。不過傅安婷笑著說：「放心，這魚我認識的，我經常在野外生活，連這點都不懂嗎？雖然我不知道這魚什麼名字，但是它身上沒有刺，沒有鮮色，怎麼看都應該是沒有毒的。」

「呵呵，也對，也對。」我乾笑著說。心中在想，這回答也太令人無奈了吧。不過現在也只能硬著頭皮把魚吃了，死就死吧。

過了半小時，魚終於烤好了，我搶先把魚一口咬了吞進肚裡，心裡在向上帝祈禱，這魚要是有毒，千萬別毒得我半死不活，要不就痛痛快地死。吃完了魚，過了半個小時，發現好像一點事也沒有，鬆了一口氣。然後，我們休息了一個多小時，把行李整頓好了，決定沿著小溪往遠處那草屋群出發。

第八章-

我和傅安婷沿著小溪走了兩個小時，小溪已愈來愈寬，應該要形容為河了，看來我們一開始出發的地方是這條河的源頭。由於這兩個小時，我們倆人都是急步而行，所以我讓傅安婷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上路。我們在離河邊最近的樹下坐了下來，我把水樽的水喝了一半，另一半淋在頭上降下溫。淋完了之後，我看傅安婷的水樽也是空的，順應也拿了她的水樽去河邊裝水。

我走到了河邊，把臉貼近了河面，想看下這河的水有多深，河水很清澈，目測大概只有一米半左右深。我在河底的石頭附近看到了幾條貌似海蛇的物體。這東西長度足足有五十多厘米，長著蛇一樣的頭，的確有幾分像蛇之類的。但是以我看「國家地理雜誌」多年經驗，總覺得這東西不是海蛇，至於哪裡不像呢。我把這古怪的東西，看了遍仔細，發現它比海蛇多了兩片魚鰭，尾部還有幾條刺，對了，我都說我這多年經驗沒有錯吧，這起碼不是海蛇。不過，我還是不知道這東西到底是什麼，以免有什麼意外，等下無故冤死在自己的獵物手上，那可真丟臉，只好跑去問下傅安婷。

我跑回了樹下，跟傅安婷說了一遍我看到的情況，於是傅安婷就跟著我來到剛才的河邊。我把魚的方向指了指讓傅安婷看，她一看就說：「我還以為是什麼奇怪生物，不就是我去水族館看過的「草繩恐龍」，它們成魚身長大概九十厘米，原產地在西非、喀麥隆、尼日利亞，卵生，具有攻擊性，活動水層：底層。」

「什麼恐龍？怎麼這裡的東西都叫恐龍來了？」我奇怪地問，心裡在想這回答像是在看完水族館介紹內容，把它背出來吧。

「這恐龍兩個字是水族界改的名字，因為它們都是古化石吧。」傅安婷回答。

「那這東西能吃嗎？」我把重點問題說出來。

「這東西我野外經常吃的。」傅安婷笑著說。

「那就好，那怎麼捉？你說它是有攻擊性吧。」我問。

傅安婷回答：「很簡單，去找根木棒子，一下把它打暈就好了。」

「這，的確是好方法！」我乾笑道，心中卻整個人傻眼了，想不到這女人也太暴力了吧，這麼殘忍的方法，也想得出來。

不過，說是殘忍，但最後還是要做，我到附近撿了根比較粗的樹枝。我讓傅安婷在樹下等我，自己走到河邊，因為怕這草繩恐龍咬傷，所以在河邊蹲了下來。我拿起樹枝對著其中一條草繩恐龍亂打一通，也不知道打了多久，手有點軟了，拿起樹枝一看，那草繩恐龍早已不見了。我連忙用樹枝往附近的石頭底挑，挑了幾下，有一條游了出來。經過剛才的教訓，我決定，每打一下，先瞄準再打，「撲」打中了，不過那條草繩恐龍似乎沒有一點傷。於是，我再瞄準一次，這次使出吃奶的勁，「叭」一聲，那條草繩恐龍差點斷開兩半，兩邊的身體只靠傷口那一小半肉連著。我看著這草繩恐龍掙扎的樣，不禁覺得自己非常殘忍，立即把它撿起，拿起刀子對準它頭砍。手起刀落，草繩恐龍的頭，被我這鋒利的小刀砍斷了。

我拿起草繩恐龍，用河水清洗了一下，回到了樹下。傅安婷已經早早撿好了柴，燒起了火等我回來，我對她露出一個勝利的笑容，並對她說：「這位美女真有遠見，看來對我能捉到這草繩恐龍是有十足

信心。」

沒想到的是，傅安婷對我微笑著說：「我冷，燒火來暖和一下不可以嗎？」

「這天氣，怎麼說也有二十七，八度，你居然發冷？恐怕是月姐姐來了吧。」我嘲弄道。

「什麼月姐姐？」傅安婷一頭霧水地說，不過，轉眼間，她似乎發現我的意思，正想大罵。我立即大聲說，沒，你聽錯了，我也開始有點冷了，來，快烤魚吃。她聽了我的話，才把剛才想要殺我的表情緩和下來。

我們把這魚吃了一半，倆人都吃得飽死了，於是坐在樹下休息起來。忽然，身後傳來了一連串腳步聲。我們立即站了起來，我右手拿起了刀子，左手把木棒遞給了傅安婷防身，不過就立即發現這東西根本沒用。

在我們的面前，出現了一隻高三米，身長大約八，九米長的恐龍，它頭部細長，嘴比較像是鱷魚嘴，長著和鱷魚一樣的圓錐狀牙齒。這恐龍最大的特徵就是它那長長的爪子，足足有二十到三十厘米。我看了看它的爪子，再看了看我的刀子，我心中一直大罵，這是什麼恐龍呀，連個爪子都能比我刀子長了。

「嘎嘎。」那隻恐龍張口大叫，叫完就往我們的方向跑來，一爪就對著我們橫掃。我和傅安婷立即繞過樹的另一邊，空中立即飄著被那恐龍抓破的木屑粉，我頓時傻眼，心想這恐龍的爪子也太厲害了吧。那恐龍發現沒抓中，轉身跑向我們又是一爪，我們兩人剛好蹲下躲開。不過它速度非常快，我們還沒來得及走避，它向我們再來一爪。這下我們躲不過了，我伸出刀子，剛好「錚」一聲那恐龍的爪子重重擊中我的刀子，刀子被它這一擊，迸出了少許火花，緩衝了不少力量，不過我手臂還是被它爪子抓出幾條血痕。我心想，幸好這下沒完全打中，要是中了恐怕命不久矣。不過，我們這樣也遲早難逃凶爪之下。

那恐龍把爪子從刀子拿開，也沒急著想攻擊我們，伸爪往臉上看，似乎在看爪子有沒有受傷。我看，機會來了，立即拉著傅安婷跑。不過沒跑多久，那恐龍又跟著我們跑來。恐龍對著我們又是一爪，我躲避不及，爪子直接刺向我的臉。「叭」一聲，傅安婷用木棒擋住了恐龍的爪擊，整根木棒頓時一分成二，趁這那恐龍再發力的空隙，我們倆人轉身就跑。但是這恐龍速度實在太快，只消幾秒，又跑到我們背後，對我們又是一爪，我們倆人只能向前仆倒躲開。一仆倒，我們立即轉身，一看，那恐龍已經站在我們面前，我們因為躺在地上，再怎麼也躲不開了，它只要再一爪就能送我們上西天，完成西天取經之路。

「噠」一聲，似乎有什麼東西掉落在我們旁邊，恐龍和我目光頓時轉向那東西的方向。我一看，是我們剛才吃完剩下一半的草繩恐龍。那恐龍一看到地上的草繩恐龍，立即不再理我們，跑去一口把地上的「烤草繩恐龍」咬在口中，邊咬還流口水。

呼，倆人鬆了口氣。不過，這到底怎麼回事？難道剛才我讓那草繩恐龍死得痛快，它死了之後為了報答我來救我？不對，要是它有這能力，恐怕是來殺了我。我和傅安婷面面相覷，都搞不清楚怎麼回事。

忽然，在不遠處的一棵樹後，傳來了「趑趑。」兩個人的身影從樹後走出。由於背光關係，我和傅安婷也看不清他們樣貌。只見倆人往我們方向走來，倆人傳出對話：「我都說他們不會這麼容易就死了吧。」

「對了，對了，你說得對，你就真的馬後炮，剛才也不知道誰一直在哭。」

「好了，不跟你廢話，不過我說，小雪、婷婷，你們兩個也太幸運了吧，幸好你們遇到我 - 天才軒爺。」

「施宇軒！」我聽到最後一句，不禁脫口而出，立即認出兩人正是施宇軒和賽德，想不到他們居然沒死。我開心地立即起身跑向他們擁在一團，三個大男人流著眼淚地笑了起來。旁邊的傅安婷看到也立即眼濕濕地笑了起來。

「我說，你怎麼沒死呀。」我開心地沒頭沒腦地問。

「我去你的，你才死了，你就想我們死吧，我們沒死成，來煩到你們兩人世界了吧。」施宇軒怒道。

「哎喲，施宇軒你剛才不是說家雪和傅安婷一定沒死嗎？怎麼現在又想家雪死了。」賽德在旁嘲笑著。

「好了，好了，不開玩笑了，以後不說什麼死死聲的，真是烏鴉嘴。」施宇軒邊說邊打嘴巴。

「不過，哎喲，家雪你們也太笨了吧，看來你們沒有我還是不行的吧，連這恐龍為什麼攻擊你們都不知道。」施宇軒笑道。

「你少裝，你好像在搶某某的功勞吧。」賽德對著施宇軒說。

「呵呵，大家這麼熟，哪有這些計較，你什麼時候這麼小氣了。」施宇軒厚著臉皮說。

「我說，那恐龍似乎沒吃飽呀。」傅安婷對我們說。

我們四人目光立即轉向那恐龍，那恐龍似乎又想攻擊我們，只見賽德從袋中拿出幾條新鮮的草繩恐龍扔了給恐龍，那恐龍立即只管地上的草繩恐龍，再次忽視我們。

施宇軒這時連忙說道：「這龍呢，就叫做，重爪龍，又名堅爪龍。你們看到，它有長長的爪子，這就是它名字的來源。它們呢，平時就喜歡抓魚吃，至於我剛才扔那魚的目的，我想你們都知道了吧。」

「嗯，你把魚扔給它吃，好讓它不攻擊我們，但是它既然平時吃魚，怎麼會忽然攻擊我們呢？」我奇怪地問。

「好！這問題問得真的很好，不枉我軒爺平時的教導。這，接下來，就交給我的跟班賽德先生解答。」施宇軒說完彎腰伸手示意邀請賽德。

賽德說：「我還做你跟班？我呸！不過，怎麼你對跟班這麼有禮貌。」

施宇軒乾笑說：「應該的，應該的，好了別廢話了，讓大家等得著急，快說吧。」

賽德聽了說：「照我推測，應該是那重爪龍看到家雪你捉了魚之後，你們把魚烤香了，它沒試過這魚居然會這麼香，於是就想來搶你們的烤魚了。而且你們滿身都是烤魚發出的香味，那烤魚冷了之後，香味也就沒那麼重了，它以為烤魚在你們身上就追著你們了。」

「原來如此，怪不得，這東西真像狗，不扔給它看到，還找不到。」我恍然大悟。

「對了，你們怎麼會出現在這？」賽德問道。

我把我們從在洞口醒來，出去時在洞穴發現的壁畫，又在草坡上發現了茅屋群和考慮到他們可能在那，所以往那走的情況告訴了給賽德他們聽。賽德也把他們的情況告訴了我，他們在漩渦時也失去了知覺，醒來的時候，賽德在這條河的源頭附近，也就是我和傅安婷出來時的小溪位置。

賽德醒來的時候，發現附近躺著一個人，一看，原來是施宇軒，可是就是沒發現我和傅安婷，於是他們倆人估計都是一齊被漩渦的水一齊從那被沖出來的，因為離水源比較近，所以去找那水源的位置，看下我們是不是在更上的河流。他們往水源方向走了沒多久就找到了一個排水洞，那洞口很大，離地面大概三米高，水流早已不是洪洪大水，只有少量的水徐徐而流。由於洞口長滿了礁膜，倆人經過一番折騰才爬上去，然後往洞裡走了沒多久，就只有一個很高的直立石道，看起來湖水應該就是從這通道流出。

考慮到我和傅安婷可能被沖到更遠的地方，所以倆人就沿著河流找來。他們來的時候在河中捉了幾條草繩恐龍，後來又看到有我們吃剩的一半的草繩恐龍，然後看到我們在遠處正被重爪龍襲擊，立即想到重爪龍的目地，拿起那半條草繩恐龍跑來救我們。幸好的是，賽德他們本身捉了幾條草繩恐龍，要不那半條恐怕不能喂飽它。

賽德說完了之後，施宇軒才開口問道：「那茅屋群怎麼回事？我還以為只有我們四人這麼不幸才來到這恐龍世界中的世界。」

「我也不知道，我們倆人也沒什麼頭緒，看到有可能有人的地方，所以就打算去那找你們。」我回答。

第九章

我趁這時馬上從背包裡拿出刀，把刀子拿著做出防衛的姿勢，施宇軒這時雖然三魂不見七魄，但也正常不少，立即拿出西瓜刀對著那老人。

老人看著我們反應笑了起來：「呵呵，我沒心嚇到你們，如果我要害你們早就害了吧，何必多此一舉呢？」

這時，施宇軒支吾道：「你．．．你沒事脫什麼面具，你知不知道這會嚇，嚇死人。」

看著這長著恐龍臉的老人一笑，我渾身雞皮疙瘩，我仔細看了看這臉，臉上嘴巴微微凸起，皮膚都像恐龍一樣長著像鱗片，但紋理卻比較細膩。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瞳孔是直立的，簡直和蜥蜴一樣，再加上他的這一笑，從頭到尾給人感覺到陰森恐怖的感覺，活像「蜘蛛俠」中的蜥蜴人一樣。

「既然你和恐龍人長得一樣，那麼你是他們的同伙了？那些人我們見識過，簡直就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還有就是，你剛才說的古生物學家都是騙我們的吧？你說吧，你有什麼能讓我相信你。」賽德問那老人。

「你是說那神秘的基地吧，我可不是他們的同伙。我剛才說的都沒有騙你，你們聽過蜥蜴人吧？」老人道。

「蜥蜴人？是生活在地底世界，他們平日可以把樣子變成和普通人一樣的蜥蜴人？」我突然想起在網上看的「怪獸檔案」中所講地底社會主角就是蜥蜴人。

「呵呵，沒錯，我就是你們口中的蜥蜴人，但是，我可不是生活在地下，而是和人類一齊生活。還有就是，既然你們知道我們可以變成人類的樣子，為什麼不能變成人類的樣子去做古生物學家呢？要說地底社會生活的蜥蜴人，他們就是你們所見到的生活在基地的蜥蜴人。而我卻和他們不一樣，我祖先早就融入在人類生活當中。」老人信誓旦旦地說。

這老人開的玩笑也太大了吧．．．我想起我身邊的人都有可能是蜥蜴人，這簡直難以置信，說什麼也太讓人無法接受吧。我立即看向身邊的賽德，施宇軒還有傅安婷，生怕他們會不會就有蜥蜴人在其中。他們三人似乎也和我有一樣的想法，大家都在互相打量對方。

「好了，看什麼呀，你軒爺我也會是蜥蜴人嗎？你這小子！」施宇軒對著正在打量他的我說。

「呵呵，我也不知道，不過看你樣子的確有點像。」我撓了撓頭跟施宇軒開玩笑。

「大家別看了，我想我們當中就算有蜥蜴人也不會害我們，大家都已經生死出入的朋友了。」賽德对大家說。

我和施宇軒，傅安婷聽了賽德這麼一說，都感覺到好像有點古怪，賽德該不會就是．．．三人都一同看向他。賽德一看我們的眼光有點奇怪，於是意識到我們想什麼，立即辨道：「我呸，認識我這麼久，我還騙過你們嗎？我不是蜥蜴人！不過，就算我們四人誰是也不用害怕吧。」

「賽德說得沒錯，我們的確不用懷疑對方。」我想起賽德曾多次帶著我們出生入死。

「好吧，我們不要讓這蜥蜴老人離間我們。」施宇軒說著伸手打算熊抱我們。

「我說，這也用不著擁抱吧，也不看看情況。」我看著施宇軒那噁心的動作說。

「你們怎麼把我說成是電影中的奸角一樣？我可真的是古生物學家，我也是來到這裡研究，才知道有這個世界地底，真的有蜥蜴人。」老人無奈地說。

老人說完把原本的樣子慢慢變成人類的樣子，我看得目瞪口呆，簡直就像在看科幻片一樣。老人變成人類的樣子，看起來是位白頭長髮的老人家，樣子顯得很慈祥，這使我感覺沒那麼恐怖了。

老人看我們原本緊張的表情顯得輕鬆一點時，繼續道：「其實，我也是到這裡時才知道自己是蜥蜴人的，我一出生都是以人類的樣子生活。」

「你的意思是？」我奇怪地問。

老人回答：「我在被湖水沖到這世界之前，我和普通人沒有分別，一直都是以人類的身份生活。但是，當我在開始研究這裡巨人族的歷史後發現，原來當年恐龍並沒有滅絕，而是來到這裡上一層的恐龍世界生活。經過多年的進化演變，有部分也就成了鳥類，這些你們應該知道，慢慢演化成了你們所稱的「蜥蜴人」。但是，我要說明一下，恐龍可不是爬蟲類動物那些冷血動物，它們可是溫血動物，所以應該叫也要叫「恐龍人」吧。」

賽德應道：「老人說得沒錯，恐龍這物種，在歷史上一開始列為鳥類先祖，然後又有人把恐龍列為鳥類與爬蟲類之間，但後來，「約翰·奧斯特倫姆」這位古生物學家，發現了一種新的肉食恐龍，名為平衡恐爪龍，這恐龍骨骸非常類似鳥類。這發現令「約翰·奧斯特倫姆」肯定了恐龍這物種的確是鳥類的先祖，再加上數種恐龍身上的羽毛，「親緣分支分類法」等新研究方法更支持了恐龍是鳥類的先祖。不過，「恐龍人」我還真是第一次聽說。」

「恐龍人只是表面稱呼，還有巨人族，其實他們早已出現在我們的世界中。例如，盤古開初時，當中有巨人「盤古」，半蛇人「女媧」即恐龍人，他們早已在這世界出現過了。有部分恐龍人慢慢融入人類生活中，而有部分則在地底世界一直生活到現在，當初你們人類都稱他們為「神」。不過，我還是搞不清楚歷史上的天上降下的神明。」老人說。

「那聽你這麼說，我們都可能會是恐龍人的後代了？」施宇軒聽了老人的說法驚道。

老人答：「的確有這可能，你們都知道有垃圾基因存在吧。我們有些人當中就可能有恐龍人遺留下來的基因，不過因為長期以人類外型生活，再加上與人類融入生活後，這些基因慢慢就成了垃圾基因。所以，我才一直沒有變成恐龍人的樣子，但是我一來到這裡卻不知為什麼，這些基因開關就開了，結果我就成了這樣子。」

「唔，我們到底相不相信這老人說的話？」傅安婷問我們。

坦白說，我在這裡生活了這麼短時間，卻遇到這麼多不可思議的事物，我想很多人都會像我一樣，都開始麻木了。正如一場滿天流星的流星雨劃過天邊，剛開始你總會興奮大叫，但看了半小時，天空還是一樣滿天的流星，你就會開始覺得麻木，看夠了，再看下去也是一樣吧。我現在就處於這種狀態，老人說什麼，我也不管了，只管看看賽德他們意見就好。

「我想我可以暫時相信你，的確你想害我們不用解釋這些給我們聽，更不用刻意露出恐龍人的樣子來

。」賽德鬆了口氣說。

「我也是。」施宇軒也表態了。

「沒意見。」我說完，大家看向傅安婷，傅安婷點頭示意沒問題。

賽德見大家都決定好了，於是對老人說：「好吧，你說我們怎麼才能出去？」

我忽然想起那湖的古怪，於是插口問：「對了，老人家，你知道關於那湖的事情嗎？為什麼會有漩渦存在？而且我們被漩渦帶到了不同地方，我和你一樣都是從洞穴中出來的，而他們則是在水源附近，這到底怎麼回事？」我指了指賽德和施宇軒表示「他們」。

「其實這湖，是巨人族所挖來取水的，你們出來的洞穴的位置，就是以前巨人族取水的地方。不過後來巨人族覺得這方法實在太麻煩了，於是在又在另一個位置設置那水源處的活塞。上面那一層世界，有一條很長的河，它們的水最終都會流到這湖中。」老人停了停頓又繼續說：「所以這湖每隔半年左右，湖中的水到達了一定的水量。那本來擋住湖底的活塞就會因為無法承受而打開，湖水就會從那流出來，然後就提供了這裡巨人族的食水所需。而你所出來的位置，那裡是一個湖中的不受漩渦影響的深處，打個比如，就像剛好有面牆擋住了那區域的水，而湖中的水流光了，那裡還是有那麼一點水在。」

「這麼說來，就是說這根本不是什麼湖？而是巨人的水箱？」我問。

「沒錯。」老人肯定地回答。

這到底要挖多少年才形成的湖呀。對了，既然這世界存在巨人族，那麼金字塔等謎不就能用巨人的存在來解說了？

我開口問：「對了，那麼金字塔難道就是巨人族所建？」

老人有點遲疑：「不對，這的確好像真的是天上降來的人所做，雖然這我不肯定，但我研究了巨人族文化之後，發現這的確是和巨人族沒關係，而且他們不斷強調天上曾來過神明。我想可能就是...真的有外星人吧。」

「好吧，現在我要問了問完了，老人家請問怎麼出去呢？」我對此已經麻木了，聽了也沒什麼好驚訝了，只想著快點出去。

老人說先帶我們去了茅屋群，休息一晚就出發。一到茅屋群的木門，那門巨大得像古代的城門一樣。老人在門口喊了好幾分鐘，但可能巨人他們聽不見，氣得只能在原地蹬腳。我想起那巨人剛才對唯命是從，但現在連門口都沒有來開，老人那生氣的样子和剛才神色自若的样子相比，不禁感到好笑。

終於等了十多分鐘，剛才的巨人終於來開門了。老人帶了我們去一個類似營火會的地方，中間擺著一個燒著柴火的黑色大鍋，旁邊有幾個巨人正在唱歌。巨人們除了老人，看起來對我們也很尊敬，我們一坐下，他們其中兩人就從鍋中夾了兩塊大燉肉，把它切碎幾塊裝進一塊木板上遞了給我們。我們也不管巨人聽不聽得懂，每人接著的時候都忙說「謝謝」，巨人雖然聽不懂，但也面帶笑容點頭。

本來我們四人和老人都有談有笑，不過施宇軒一拿到這燉肉，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張口就大口大口吃起來，直接忽視我們了，眼前只有手上的肉。我看施宇軒吃得這麼起勁，我也嚐了一口，這肉燉得非

常鮮嫩，味道比較清淡，但卻有說不出來的美味，於是問老人這是什麼肉。老人說，這是三角龍的肉，本來三角龍的肉，質地堅韌，非常難咬，不過巨人族把這三角龍的肉拿來燉上整整二十小時，調味就放了點三角龍的血，岩鹽，還有一些舌羊齒，就成了這美味的燉三角龍肉。這燉三角龍肉，好吃得連賽德這廚師也連聲讚好，還笑稱果然是「龍肉」。

我們幾人很快就把這些吃完木板上的燉肉，老人看我們意猶未盡，就笑道：「放心吧，這裡是一大頭成年三角龍，他們巨人要吃幾天才吃得完，你們放心地盡情吃。」

我們幾個經過今天的事，都餓得吃上比平常吃的要多上幾倍，就連傅安婷也吃得撐不下去才躺下休息。對了，看到傅安婷第一次吃這麼多，忽然想起第一天遇到她時，她只吃一點點把剩下的魚都喂給了那隻「小頑皮」始盜龍，於是問她，我們把那小東西遺漏的事。傅安婷聽了居然有點想哭了，我連忙安慰，旁邊的賽德看到就說：「沒事，她太想那小傢伙而已，我看那小傢伙精明得很，要不怎麼會跟上我們。而且你看它不理施宇軒，就是因為知道他小氣只給魚頭它吃，所以只會黏著對它好的你，就看得出有多聰明吧。」

說完，我們忍不住笑了起來，傅安婷也跟著笑逐顏開，施宇軒那傢伙幸好也會看情況，也跟著笑說：「說得對，說得對，我就知道那傢伙很聰明。」

我們接著聊天聊了一會兒，老人叫我們早點睡，明天一早出發，我們都去了一間茅屋中的草堆成的床睡。巨人族的住所，跟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山區地方差不多，只是沒有電子東西。

一覺睡醒，張開眼睛，朦朦朧朧地看到一個人正在看著我，我嚇了一跳，一看原來是老人。我問老人怎麼看著我睡覺，原來老人看我們都睡得很熟，正在想先叫誰先起來，剛好正在看著我，我就醒來了。當下，我邊把他們叫醒，邊哭笑不得和老人說，麻煩他老人家來叫醒我們，不過下次不用這樣看著我，直接叫醒我們就好了。

我們醒了之後，那昨天捉住我們的巨人端來了一大碗清湯和一些肉碎菜粥給我們。我一看，覺得奇怪，怎麼這裡會有米，於是問老人，老人說，巨人族的食物除了多恐龍這些動物之外，其他跟我們不大差別，只不過食量就差很多了。吃完了東西，老人讓我們出發，我們一出茅屋門口，我們跟著老人走了兩個多小時，來到了一棵巨大的樹下。

老人說這就是我們上去的通道，我一看，這樹不就是一棵普通的樹，但是和別的樹不同的，它的樹幹特別幼細和特別高，高得簡直看不到樹頂。我問老人怎麼回事，老人說，之所以他要等我們一齊上去，是因為這樹只有高度，沒有硬度，要是找巨人一齊爬上去，恐怕沒爬到頂，樹就斷了。但如果自己一個人爬的話，這樹的高度恐怕太高，沒有人照應，所以還是在茅屋群熬著，反正日子不難過，想不到等了幾年，就等我們這幾個人陪他一齊爬了。我聽了心想，這老人的理由也太讓人無語了吧。

賽德看了看樹問老人：「老人家，我想問下這樹呢，到底有多高，我們要爬多久才能爬上去呀？」

老人聽賽德一說，拍了拍頭，恍然大悟說：「對了，我忘了拿繩子和乾糧了。」

我一聽，捏一把冷汗，這老人家也太滑稽了吧，看了看大家，每個人表情都顯得哭笑不得。我們正想回頭拿工具，發現剛才那巨人已經拿著幾袋東西正往我們走來。老人看到巨人拿了東西過來，鬆了口氣自言自語小聲說：「呼，幸好「班特」這傢伙發現我沒帶，要不再來回一次，我這老骨頭可承受不了。」

原來這巨人叫「班特」，我們拿過道具後，問老人「謝謝」在巨人族話中怎麼說，於是大家都對班特

說聲謝謝，班特聽了也笑著點點頭。老人拿出兩條長繩子，讓我們每人都綁在身上，以免有人從樹上跌下，弄了十多分鐘，大家都準備好了。大家向班特說聲再見，就爬樹出發了。

爬了二十分鐘左右，由於我這人沒怎麼爬過樹，猜想應該比老人要領先，事實也如此。但我看了看上面，本來心中覺得應該賽德和施宇軒最快，卻發現爬得最高的居然是傅安婷，實在令我嚇了一跳。而且爬樹這活實在是技術活，加上這樹上下的樹枝距離相差太大，使我們爬上去的時候，要很小心才爬得上去，但又不能讓上面的人來幫，因為樹枝承受一個人已經很勉強了，簡直可以用如履薄冰來形容。我們又爬了十分鐘，加起來半小時，才離地面大約三、四十米左右。

我爬得有點累，低頭問老人家我們到底要爬多久，老人說我們已經爬了大半距離了，很快就到了。我聽了這話就像打了支強心針，當下好像沒這麼累了，於是繼續再往上爬。我剛伸手想抓住頭上的樹枝，才發現好像有點不對勁，對了，怎麼這湖底會有天空，太陽呢，明明離地面這麼點距離，於是轉頭問老人。老人回答說，他之前在恐龍那一層世界也感到奇怪，但到了這世界才發現，原來這兩個世界之所以能有天空，太陽的錯覺，是因為它們的頂上都有一層神秘的晶體，這晶體能把外面的太陽和天空像鏡子一樣照樣反射過來，所以看起來就有藍色的天空和太陽。

第十章

「嘎，嘎，嘎．．．」一陣吼叫聲出現我的耳邊。

「小心！」樹上傳來傅安婷的聲音。

「怎麼了？」我抬頭看上去，開口問著她。

「快看右邊！」施宇軒對著我們大叫。

我看了看右邊，原來有一隻翼龍的物體正飛往我們這邊，它看起來比我們上次看到的翼龍體型還要大。

「是「長頭無齒翼龍」。」賽德看清楚那翼龍後說。

那長頭無齒翼龍愈飛愈近，我看清楚後發現，這翼龍也太大了吧，展翅長度足足有九，十米左右，比上次的「風神翼龍」還要大上幾號。

「天啊，求神明保佑！」老人在對天祈禱。

我心想，這老人家也太搞笑了吧，自己給別人當神明了，現在居然在對天向神祈禱。

「大家別動。」賽德發出剛好能讓我們聽到的聲量。

說完，我們五人像掛在聖誕樹的吊飾一樣，掛在樹上一動不動，連氣也不敢喘下。我聽見那翼龍的拍翅聲愈來愈大，從眼角看去，看見那翼龍正離我只有三米左右，在空中拍打著翅膀盯著我看，似乎在懷疑我到底是不是活物。

我心想，這該死的翼龍，我的手還停在半空，快要撐不住了，它為什麼偏偏選上我，難道我比較帥嗎？對了，翼龍平常都是吃魚的，難道我看起來像魚嗎？雖然翼龍拍打著翅膀傳出陣陣強風，但我還是我緊張得臉上，身上的汗像雨一樣地流著，額上盡是豌豆大般的汗滴，快要流到眼睛處，使我眉眼處非常癢。但又因為它在我旁邊，使我有癢不能撓，簡直是生不如死。我心中不斷大罵這該死的翼龍，希望它快點飛走，停在手已經忍不住有點輕微顫抖，正要忍不住放鬆手再擦去那滴流到眼睫毛上的汗，那翼龍居然轉身飛走了。

「呼，嚇死人了。」我看著那翼龍飛遠了一點，立即伸手擦走那汗說著。

我剛擦走了汗，立即聽到腳下傳來「啪」一聲，剛想看下怎麼回事，還沒來得及低頭，我腳下的樹枝斷成兩截，腳下一空，整個人倒吊在空中。我還沒等繩索穩定下來，在半空中搖擺著看到那翼龍已經回頭飛來。

「天啊，求神明保佑！」想到現在要到我向神明祈禱了。

「小弟，你還祈禱做什麼，快想辦法呀。」老人家這時居然是在叫我想辦法，聽了我心中不禁大罵。

「你別動，我們把你拉上來。」賽德想利用綁在我身上的繩子，他們三人同時向上爬再把我拉上去。

我轉頭看向翼龍，那翼龍已經飛到我附近了，可是我卻不能動，整個人像魚餌一樣，等著釣這隻長頭無齒翼龍。眼看那翼龍快要飛到我身邊，身上的繩索把我往上拉了一米左右，避開了這條大魚。剛好我頭上就有根樹枝，我伸手就拉著樹枝爬了上去，站在樹枝上，有地方落腳使我鬆了口氣，起碼不用像魚餌一樣。不過，我才鬆了口氣，就聽到腳下傳來「哎呀。」一看，原來是老人家沒有同時往上爬，剛好被繩子往上扯了，整個人半吊空中，一手抓住樹枝，口中又在喊：「神明保佑，神明保……」

我看到那老人的滑稽行為，又想起他剛才的話，不禁笑道：「老人家，你還祈禱做什麼呀，快想辦法呀。」

「我現在怎麼想辦法呀？快來救我呀。」老人家喊道。

「不怕，老人家，神明會保佑你的！」我嘲笑道。

這時，本來飛向我翼龍已經轉移目標，飛向那老人，因為老人家是最後一個，而且體重不是很重，所以我可以利用繩子自己把他拉上來。眼看翼龍離老人愈來愈近，我拉了下繩子，卻發現拉不動，原來老人還沒有把抓緊樹枝的手放開。我示意老人趕快放手，然後用力把老人往上拉，剛好避開了那翼龍。

「怎麼，老人家，看來我就是你口中的神明吧。」我對老人開玩笑。

「哎喲，別說了，快看，它又飛來了。」老人看到那翼龍又從不遠處往回飛來。

「家雪，你別動，就讓老人家在那引那翼龍來。」賽德這時對我們說。

「天啊，你怎麼這樣對老人家呀，這也太沒人道了吧。」老人苦道。

「OK，沒問題。」我回答著。

雖然不知道賽德想做什麼，但我知道他一定有辦法，於是照做。說著，翼龍已經飛到離老人只有一米左右，老人嚇得嘴巴直打哆嗦，眼睛也閉上。就在翼龍張嘴差點咬住老人時，我頭上有一條鐵製的棍子從天而降，剛好砸中翼龍的頭，翼龍隨即停止拍動翅膀往下降落。

「哎，怎麼回事。」老人看了看眼前，發現翼龍消失不見。

「它被賽德用鐵棍砸中了頭，掉了下去。」施宇軒說。

原來，賽德在老人家給的工具中找到了這鐵棍，看來是巨人留下給我們防身用的吧。

「老人家，怎麼，你看賽德可能就是你的神吧，哈哈。」我對老人說。

「你就別老找別人老人家開玩笑了吧。」傅安婷這時對我齜牙咧嘴道。

「正所謂好男不與女鬥，是我不對啦，老人家我對你不起，請別見怪。」我笑道。

「咳咳，孺子可教也，這次就算了，下次可別這樣對老人家了。」老人一副認真的樣子說。

「哈哈，家雪你這小子就別裝了。」施宇軒這時看著我們的反應笑道。

「好了，我們快點爬吧，很快就能爬上去了，等下要是又來一隻翼龍，恐怕我們就沒現在這麼好運了。」賽德說。

「對對，賽德老弟說得對，我們快爬。」老人一臉緊張道。

「呵呵，賽德伯伯說得對，我們快爬。」說完，我再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賽德聽出我的弦外之音，於是裝作認真對我說：「咳，好了，我們快爬吧。」

說完，我也忍住沒再說些什麼，過了大概十分鐘，賽德示意我們停下來。原來，傅安婷已經快爬到了樹頂，那樹的樹頂穿過了一個洞口。我往上看去，那洞口看起來像是藍色的天空破了一個小洞，讓人感覺像是快要到達天際之間，而這樹就像帶領我們穿過天空的樹一樣。不過再仔細看清楚，就發現那天空就是一片泛著藍色的晶體。

傅安婷往上觀察了一會洞口，沒多久，她轉頭對我們說，從洞口看去，她看到了陽光和聞到了泥草的味道，看來過了洞口的確是上面的世界。她說著，已經爬進洞口，沒多久就在上面大喊示意我們上去，我們四人也隨著爬了上去。輪到我爬到樹頂時，我看了看洞口，洞口呈圓形，直徑約三，四米，直通上面世界，洞的長度大概兩米左右。沒花多少時間，我們全都爬出了洞口，到了上面的世界。

我環視下四周，這裡是一片樹林的其中一角，地上全是草地，看起來是個不錯的野餐選地，但是眼前卻有一座非常礙眼，讓我們驚訝的建築物豎立在不遠處。整個建築物像是科幻片中太空船的基地，所有東西都是灰鋼鐵色，但有所不同的是，這建築物是在草地上，而且有牆圍繞著它。而我們就位於這牆的其中一角，從這角度看起來整個基地應該是方形的，圍牆邊長大約一百多米，高三米，裡面的建築有五層左右。

我看著這奇怪的建築，心裡立即想起那些恐龍人和施宇軒所說的基地，轉頭問施宇軒：「這．．．不會就是那個，你們所說的基地吧？」

施宇軒和賽德看了看周圍，臉上都不約而同地露出陰沈的表情，看來不用他們說，我也想到他們回答的答案了。

賽德這時似乎想到了什麼，一手抓住了老人，對老人說：「說，你到底是誰，我說怎麼會這麼好人帶我們出來，原來你果然是帶我們來你們的基地。」

老人被賽德這麼突然的動作，問話，頓時嚇得臉都青了：「我．．．我，誤會呀，誤會，誤會呀，我．．．」

「說，到底你還有什麼騙我們的，再不說，我看就要你和我們陪葬。」施宇軒道。

「我，我除了隱瞞你們這洞口．．．上去之後是這所基地之外就沒有什麼騙你們的了。」老人說。

「你少來，我早就看穿你了，你這老頭！」說著，施宇軒握緊了拳頭，似乎想對老人賞個幾拳。

我伸手抓住了他的手，低聲對他說：「先別打，等下他給你打死了怎麼辦，我們現在先問清楚再說，

如果他和恐龍人有關係，那我們可以先留來作要挾，或者借此探清他們的目的。不過，要是這老人真的是清白的，那你可就白白打死了一個老人家了。」

施宇軒聽了我的話，放下了拳頭，轉頭問老人：「那你為什麼一早不說？」

老人看施宇軒沒有打他，也鬆了口氣道：「我一開始都給你們誤會是那些恐龍人的同伙了，要是我說了，那你們會相信我，和我一齊上來嗎？」

聽老人這麼一說，我們也答不出什麼來。沒錯，老人一開始變成恐龍人的樣子時，我們都以為他是恐龍人的同伙，要是他說明基地就在出口處，我們看來是不會和他一齊從這洞口出來的。

賽德這時說：「我們現在最主要的是趕快離開這裡，別再逗留，老人家先委屈你了。」說完，賽德拿了一塊布塞進了老人的嘴巴，以免他要是真的是恐龍人同謀而出賣我們，老人也表示很樂意。然後賽德和施宇軒兩人決定在附近看下情況，有什麼也能早點發現。

「啊，我的頭……」傅安婷這時忽然捂著頭倒在了地上。

「怎麼了？」我走去低身問她。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頭突然好痛。」傅安婷臉上的五官像是扭到一塊似的，表情表現得非常痛苦。

由於頭痛這種病，可大可小，成因也非常之多，所以我們一時也不知道怎麼幫傅安婷。正當我們不知所措時，傅安婷剛才的痛苦表情慢慢消失了，不過看起來有點呆滯。我問她怎麼回事，她也沒有回答，閉上了眼睛，似乎在想些什麼。我們看到這情況，也只有暫時在此停留，賽德和施宇軒在附近看哨，而我就看著老人和傅安婷。過了五分鐘左右，傅安婷看起來似正常了很多，她忽然站了起來，開始脫下了身上的長褲，裡面還有一條短的黑褲，但露出的雪白的長腿，看得我和老人目瞪口呆。

「呃……你怎麼了？」我驚訝地問傅安婷。

傅安婷看了看我沒有說話，只是從褲子反轉，褲子裡居然有幾條小管道，她從管道中拿出了一條軟軟的黑色金屬條，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她按了幾下，那軟軟的金屬條居然立即變硬，而且慢慢變成了像槍的形狀。呃，你們別想歪了，這可不是什麼暗喻。不過，接下來的事情更令我驚訝了，傅安婷把那金屬槍放在手心，在槍上不知按了什麼，再在手上又按了什麼，她的手心出現了發著藍色螢光，像顯示器一樣。她在手上不知按了什麼，忽然出現了一段我看不懂的英文，好了，不是我那英文我看不懂，是我看不懂英文了。她隨後又在手上按了幾下，這次我看懂了，她手上出現了一張像衛星地圖的東西，地圖上有兩點，一點藍色在一閃一閃，旁邊就是一點比較大的紅色點。

傅安婷看了看眼前的基地，再看了看地圖，說：「沒錯，想不到原來就這裡。」

「啊？什麼在這裡？怎麼回事？」我被這一連串的事情弄得摸不著頭腦。

「謝謝你們這段時間的照顧，我的記憶剛剛回復了，我有緊要事要做，你們快點離開這裡，這裡非常危險！」傅安婷對我急急說道，說完就向那基地跑去。

糟了，這什麼情況？她到底是誰呀？有什麼事情要去這基地去做？我腦子一下有很多問題浮現出來，不過我也來不及去想清每個問題了。我看了看附近，發現賽德和施宇軒還沒有回來，但是我又不能讓

傅安婷一個女人走進這麼危險的地方，畢竟她曾經也救我一命。於是，我也不管老人到底是不是恐龍人同伙了，此刻只能憑直覺相信老人是好人了，我把他口中的布拿了出來，讓他和賽德和施宇軒說，我和傅安婷的事情。

我說完轉身就往傅安婷走的方向跑去，跑到了轉彎處，我原本想像著傅安婷有可能被捉住的畫面，又或者地上躺著幾個恐龍人的畫面，通通都沒有出現，隱約看到遠處的鐵製鐵絲網大門似乎已經生鏽了，有些野草從門內穿過鐵網長了出來，看起來這個基地似乎已經荒廢了不少時間。

我走到了大門前，透過鐵門的網，看到了這圍牆裡的情況，基地建築物的大門對著這鐵絲網大門，兩道門相隔不到二十米。鐵絲網大門被鎖上了，不過在門的右下角有一個明顯剛剛被剪開洞口，我從這洞口鑽了進去，抬頭一看，圍牆與基地的空地，只有一片野草，看來沒什麼特別。我走到基地門前，發現門上沒有鎖匙孔之類的，左右也沒有按密碼的裝置，一時也不知道怎麼打開這門。奇怪了，傅安婷她是怎麼進去的？

「喂，家雪，怎麼回事？你怎麼來這裡了？」身後忽然傳來一把聲音，轉頭一看，原來是施宇軒。

「別說這麼多，傅安婷剛才好像進去了，我怕她有事，快來幫忙看下怎麼進去。」我急道。

「我來看下。」施宇軒走到門前，左看右拍，就是沒有辦法開這門。

「怎麼辦呢．．．」我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在門口前來回踱步。

「欸呀」轉身一看，原來門口打開了，我也沒時間和施宇軒研究門是怎麼開的，直接和他走進了基地。

第十一章

走進了基地，眼前的通道沒有像電影一般陰黑恐怖，反而一路有著明亮的燈照著通道。一眼望去，只有一條筆直的長路，路的兩旁是和基地表面的材料一樣。我們每走一段小路都會看見一道道密封的門，門口只有一個小小的玻璃窗口，就像飛機窗口一樣，但往裡面看卻一片漆黑。

「我出去撿塊石頭，看下能不能把這窗打破，看下裡面有些什麼。」施宇軒說著往門口走去。

沒多久，施宇軒拿了塊迷你西瓜大小的石頭回來，往窗口大力一砸，石頭立即反彈，差點砸中了我，再看看那玻璃窗，卻絲毫不見有損跡。施宇軒砸到手軟了，輪到我來砸，兩人輪流砸了個筋疲力盡，那玻璃窗卻依然沒有損跡。

「看來傅安婷也不可能進得去，我們還是往裡面走吧。」施宇軒說。

兩人又往裡頭走了幾分鐘，來到了一個空曠的類似於大堂的地方，中間有著電腦之類的裝置，看起來似乎這裡應該就是控制中心。我低頭研究著這些裝置上五顏六色的按鈕，一個個密密麻麻排列像俄羅斯方塊，上面寫著一些我看不懂的文字。正當我研究著這些按鈕時，腦海中突然閃出有點不正常的感覺，我好像忘記了什麼，可是我又想不出來，有點不安感在腦海閃過。

「喂，你在幹什麼，這裡的東西還是不要亂按，走吧。」施宇軒拍拍我肩膀說。

除了我們剛才來的路，以大堂為中心的路還有九條，而且還當中的分叉路，天啊，這要什麼時候才找到傅安婷。所以，我們兩人決定分開行動。

「...我這條吧。」施宇軒伸著手指，閉上眼睛原地轉了圈，隨意地指了條路。

你也太隨便了吧。

雖然是分開行動，但是以免有什麼意外，為了有個照應，我走的是施宇軒右邊的路。我走著走著，發現這裡和我們進來的路基本上是一樣，除了路上門之間的時間隔，還有一些我看不懂的類似於房名的文字。我往前走了五分鐘，來到了一條T型分叉路。

正當我的「選擇困難症」發作，右邊的路傳來了腳步聲，被這突然奇來的腳步嚇了一跳，我來不及轉頭看是誰，右邊已經傳來了施宇軒的聲音：「家雪，你怎麼在這？」

我腦海出現了前所未有多的「？」，怎麼在這？你不是剛剛才和我分開行動嗎？我在這有什麼好奇怪的？這傢伙不是又開我玩笑吧，或者是好奇這麼快遇到我？

「你又怎麼在這？」我反問。

「啊？我來找你呀。」施宇軒奇怪道。

「找我？」

「對呀。」

「什麼？」

「你怎麼了？」

「呃．．．」

這時，左邊的路口又傳出了腳步聲，是恐龍人還是傅安婷，轉頭一看，眼前出現了令我驚駭畫面，那人竟然是：「施宇軒！」

「你是誰！」

「這句話我問你才對！」

怎麼回事？兩個「施宇軒」在對話！難道是我眼花了？回頭再看，右邊的「施宇軒」也在，左邊也有個「施宇軒」。這．．．這畫面怎麼那麼熟悉，對了，「西遊記」！我呸，現在不是想這的時候。

「你們到底是誰？」我退回T字的路口的直路，「施宇軒」分別在橫路的左右。

「家雪，你不會相信這人會是我吧。」右邊的施宇軒說。

「你別聽他亂說，我才是真的。」左邊的施宇軒說。

「我才是真的！」

「豈有此理！」

說著，左邊的施宇軒伸出了拳頭跑向右邊的施宇軒，可是這似乎很難把人打中吧．．．果然，右邊的施宇軒抓住了左邊施宇軒的拳頭，正要來個手肘下擊，可是，左邊的施宇軒擁住右邊的施宇軒往前衝，兩人隨即相擁倒地，轉了幾個圈。這時，我也搞不清楚誰是左邊，誰是右邊的施宇軒了。

怎麼辦，到底怎樣才能分清楚誰是真的，誰是假的。我好像想到了些什麼，對了，左邊，右邊，我剛才走的是施宇軒右邊的路。那就是說，剛才的施宇軒應該出現在我左邊才對，那麼右邊的施宇軒應該是假的。

「喂喂，你們兩個，誰是從左邊來的？」問完這問題，我才發現自己像傻子，假的那位當然也會說是從左邊吧。

「我是！」

「我才是，你少來了！」

看來，這樣下去也只是浪費時間，從看電影的經驗告訴我，只能問我和施宇軒之間才知道的問題了。

「我們昨天吃的是什麼？」哼，想騙我，我突然想起昨天美味三角龍肉。

「快回答！」我期待著以我聰明的才智，讓那假冒的施宇軒原形畢露。

「對了，我們昨天吃的是什麼呢？」

「呃，好像沒吃東西吧。」

．．．？

「翼龍肉。」

「犬齒獸。」

這．．．兩人都不是真的施宇軒。

「說．．．你們到底是誰！」我想起從基地門口到現在，居然一直都是和假冒的施宇軒一齊，而且，眼前兩人都不是施宇軒，嚇得雞皮疙瘩。

這兩個「施宇軒」到底是什麼變的，難道剛好有兩人跟他長得一樣嗎？不，就算有也絕對不可能這麼巧出現在一齊，而且還是出現在這個鬼地方。這麼說來，難道是「恐龍人」？對了，那老人可以分別變成人和恐龍人的外貌，照這樣說這兩個「施宇軒」不就是「恐龍人」了！

「看來你發現了。」兩個施宇軒的臉慢慢變成恐龍人的外貌。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我問。

看到恐龍人，我立即想起那電槍。雖然我腦海浮現出不同的計劃，例如拿出刀子挾持其中一位恐龍人，抑或轉身逃跑，但是想了想，他們身上除了衣服就沒有什麼東西，想怕不會憑空變出手臂大小的槍吧。我退後幾米，看下能不能從這兩個人問出些問題來，退後有什麼事情也能可以方便逃跑。

(什麼？當然是立馬當先制服其中一個。不，我一直不支持暴力！好吧，我承認，我是想逃，但腳卻不聽使。)

「你不是這世界的人。」比較高的恐龍人說。

這一看就知道呀。

「你快點離開吧，斯爾總統似乎和地面世界談判破裂，已經準備單方面侵襲地面世界，而且軍隊也開始在野外尋找地面人。」另外一位恐龍人說。

「不，現在讓他自己離開太危險了。」比較高的恐龍人說。

什麼？斯爾？總統？和地面世界談判破裂？到底怎麼回事？

「呃，這到底怎麼回事，你們不是要追殺我們嗎？」我腦裡的問題多得一塌糊塗。

「什麼？追殺你們？看來你們遇到了軍隊的人了。」比較高的恐龍人說。

「到底怎麼回事．．．你為什麼要變成我朋友的樣子？」看來事情比我想像的要複雜很多。

「這，呵呵，我們打算嚇嚇你，一時覺得好玩就．．．先介紹下我們，我叫高比，他叫羅傑。」高比笑著撓頭說。

「都怪你貪玩，別忘了我們要做的事。」羅傑對高比說。

「這．．．」我一時也不知道該問些什麼。

「我是一個名叫「天使會」的組織成員，組織的目的是收集有關政府和地面世界的情報，以及從中避免戰爭。而在一個月前，我們潛伏在政府的成員，發現政府軍隊有不尋常調動，查究一番，發現此舉正是為了侵襲地面世界。」高比對我說。

「那個，斯爾總統，為什麼要侵襲地面世界呢？而且那談判又是怎麼回事？」我問。

「一直以來，地面世界和地底世界都是和平共處的，地底世界的居民基本上都知道有地面世界。不過地面世界的人，卻只有極少數人在才知道地底世界的存在，而現在的極少數人就是背後操縱整個地面世界的組織。以我們組織所查到的情報所知，這個組織從幾百年前開始存在，而且一直都和地底世界的政府維繫和平關係。」高比說到這，看到我驚訝的表情，於是停了停。

什麼？背後操縱整個地面世界的組織？這麼說，我好像在記得有個什麼組織的成員基本上就是一些國家高層人員甚至總統，還有就是一些極具影響力的有權勢的人。

「共～濟～會！」我一字一頓地說。

「呵呵，沒錯。至於斯爾總統和他們談了些什麼，以致決定發動戰爭，那我們就不太清楚了。不過，我們查到這場戰爭有樣重要的東西，就存在於這個基地，所以我們前來尋找，希望能快軍隊一步拿到，就有可能阻止這場戰爭。」高比繼續說。

我聽了之後問：「那是什麼？」事情變得比我想像中還要複雜得多。

「一個擱置已久的計劃，詳情我們邊走邊說。」羅傑這時說。

我聽到他們叫我邊走邊說，有點猶豫了起來，雖然目前他們似乎真的沒有傷害我，但難保他們剛才所說的話是為了讓我放下戒心。

「怎麼，你還不相信我們嗎？剛才我之所以和你說這麼多，是因為軍隊的人應該差不多來了，如果你一個人遇到他們，恐怕必死無疑。你的同伴不是在這基地嗎？如果不快點找到他，他恐怕會有危險，而且這基地荒廢這麼多年，他來這裡應該和我們做的是同一件事。」高比一臉認真的表情。

到底相不相信他們才好，如果他們是騙我的，似乎也不用這麼大費周章，如果他們說的是真的，那我和他們一齊行動感覺也比較安全。還有就是，高比說得沒錯，傅安婷進來基地的目的，很大機會和這兩人目的是一樣。

「呃，我懂了，我們走吧。不過，剛才你們誰才是一開始的「施宇軒」啊？那另外一個又是誰，怎麼進來時不見。」我邊走邊問。

「哈哈，一開始是我啦。我和羅傑本來是一齊行動的，快要到基地時，我們看到你朋友的樣子。因為他是地面人的外貌，來到基地門口時，我就猜想你應該是一伙的，於是就和羅傑變成他的樣子。本來

打算看下你們到底有什麼目的，不過聽你說要找朋友，發現你沒惡意，所以就來個惡作劇。至於羅傑，他開始沒出現，是因為他在另外一條通道進來的。」高比邊笑邊說。

「哈．．．不過你們要找的東西在哪？」我想起這基地很大，通道多得讓人頭暈。

「放心，我就是找到那地方才過來嚇你的，哈哈，這裡的通道原本就有名字告訴我們。」羅傑口說高比別玩，但提起剛才，表情也是很享受。

什麼？那我剛才不就像傻子一樣，跟著那高比在這團團轉嗎？想著，我露出有點不滿的表情看著高比。

「嘿，這也是為了確保你真的沒有惡意哦！」高比笑著說。

「對了，那個計劃到底是什麼？」我轉移話題。

「要了解為什麼用這個計劃，要先說明下我們地底世界的情況。我們不像地面世界分成了不同國家，所有居民都是同一國家。人口三千多萬，當中軍隊只有三十萬人左右，以這麼少數的軍隊想侵襲地面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猜測，總統和軍部高層會啟用一個多年前的計劃，那就是——用恐龍來做生化武器。那個計劃，據說已經試驗成功了，不過由於眾多居民的反對，研究計劃的主謀和相關人員，都因為違反了「動物權益」以及「和平法」所以被關進了囚房。至於計劃的詳情都一直封鎖在這基地。」羅傑語氣有點沉重。

「到了。」羅傑停在一個看起來比較大的房間門口。

羅傑伸出了手，手掌按著門，戴在手腕上的手錶突然發亮，在半空顯示出了一個像特工電影中的解密畫面。過了三十秒左右，畫面中的一連串我看不懂的文字，慢慢地從紅色變成了藍色，如無意外地像電影中一樣，門打開了。

這麼說來，高比在基地門應該也是用這種方法開的門，難怪我怎麼也開不了。還有兩人能在基地中找到對方，也是這手錶的功能。

第十二章

門打開之後，我們三人先後進了房間。雖說是房間，但也不小，應該有半個足球場大小左右。房間被一排排的實驗機器，還有電腦之類橫著分隔成幾排，佈置得就像「九宮格」一樣。我們進了門口之後，沒有往直路走去，只在第一條橫道往最左邊走去，來到了一台類似剛才基地大堂所見的電腦面前。

羅傑和高比在電腦前停了下來，兩人在電腦前按著我看不懂的按鈕。我看不懂這裡的文字，也不會這麼複雜的按鈕，於是和他們說我在實驗室裡逛下，順便看下有沒有什麼特別東西。

我隨意地走，眼前不是電腦就是實驗機器，有著中學時期的顯微鏡之類的，也有我看不懂的大型機器，所有機器都是用鋼鐵之類的物料所造，就連桌子也是如此。不過最顯眼莫過於，有幾個直立的水箱，一條條管道，連接水箱的頂部。這難道是高比所提到「生化恐龍」計劃中，所用的機器？雖然水箱中沒有像電影一樣出現一隻隻實驗中的恐龍，卻透出一絲令人窒息的寒意。不知是不是整座實驗室是鋼材所造，就連身邊的桌子也令我感到雞皮疙瘩。

我打了打冷震，硬著頭皮繼續走著，來到了最右邊的通道，覺得還是不要一人獨處比較好，於是正要轉身回去，眼角的餘光卻發現有道鋼門。這時，我卻禁不住好奇心的引誘，走到門前，那門和牆身的物料也是一樣，但奇怪的是，這道門卻有一把鎖，一把銀行金庫才有的鎖。我伸手往門用力敲了敲，只有悶實的聲音，感覺這門非常厚，而且不是一般的厚。似乎是為了，防止什麼人進去才特意裝這麼厚的門，至於為什麼裝實體的門鎖，可能是這計劃年代太久，那時還沒有高科技鎖吧。

不過想了想，還是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於是我往高比他們的位置走去。心裡想著趕快離開這鬼地方。

我走到第二排橫路，轉最後一個彎就可以直往最左的電腦路口時，開口問：「弄好了嗎？」

四周寂靜無聲，沒有人回應我，本來電腦所發出的運作聲音，高比和羅傑按著按鈕，談話的聲音，一點也沒有。

該不會是有點距離才聽不到吧，我這樣安慰著自己。

轉過彎一看，沒有人，電腦的畫面黑著，按鈕的光源也熄了。

這．．．上天也太會捉弄我了吧。

突然，背後的門口處傳來了一陣腳步聲。難道是高比和羅傑他們？剛才因為有事出去了？對了，應該是這樣，不然怎麼會突然不見人呢？我正想轉身走去門口，但立即就聽清楚，這不可能是一，兩個人的腳步聲。以腳步的聲量，連續發出的聲音節奏，最起碼有五，六個人以上。

沒多久，門口的腳步聲開始慢慢停了，就停在我身處的實驗室門口。門口隨即傳來數個人在討論的聲音，由於距離問題，我沒有聽清楚他們講的是什麼。還有，從他們說話的語氣，似乎是上司和下屬之間的談話一樣，這樣就證明他們不是我所認識的人。

「怎麼，你還不相信我們嗎？剛才我之所以和你說這麼多，是因為軍隊的人應該差不多來了，如果你一個人遇到他們，恐怕必死無疑。你的同伴不是在這基地嗎？如果不快點找到他，他恐怕會有危險，而且這基地荒廢這麼多年，他來這裡應該和我們做的是同一件事。」我突然想起高比和我所說的話，

那該死的傢伙，又說怕我遇到危險所以叫我一齊，現在卻連人影都沒有。

等下！難道他們是引我到這間實驗室，然後再去通知軍隊來抓我？糟了，看來我還是太天真了。現在我該怎麼做才好，往哪裡躲。我環視四周，腳前的桌子底下，大型電腦的最頂，還是找個角落躲著邊看情況邊走，就像「躲貓貓」一樣？可惜，我還沒有決定，門口已經傳出了開啟的聲音。我往門口看去，首先出現的是，那把電槍，看來的確是軍隊的人。

我立即轉身，輕著腳步跑到電腦旁的直路的第一排橫擺機器後面，背對著門口方向，心裡祈禱著那些軍隊的人不會往這裡走來。

不知道上帝是把我放棄了，還是剛好睡覺沒聽到，那腳步聲居然離我愈來愈近。

看來，只能和軍隊的人玩「躲貓貓」了，別看我沒什麼長處，小時候我玩躲貓貓可是「天下無敵手」。想當年有一次，我和幾位朋友玩躲貓貓，我躲在了家裡，吃完飯再跑下去，他們居然沒有發現，還一起在找我。不過，這次不同的是，我不能跑回家吃飯了。

我正轉身往第二條橫路走去，卻聽到第二條橫路也傳來了腳步聲，看來上帝沒聽到我的祈禱，反而把我心中的詛咒聽了進去。

「噠，噠，噠．．．」

腳步聲愈來愈近，我的心愈跳愈快，感覺心臟快要從喉嚨跳出來，甚至有點窒息的感覺。

突然腳下感覺一涼，有隻手輕輕抓了抓我的褲腳，我被嚇得想破口大叫，卻發現嘴巴不聽使，叫不出聲來。原來人在多重驚嚇下，要想大叫，也要延遲個幾秒。

就在這一，兩秒的瞬間，我身後站起來了一個人，捂住了我的嘴，在背後對我輕聲說：「我是高比，別叫，快躲進來！」

高比說完，按著我的人蹲下，我兩人蹲著退後在一個只有半人高的櫃子裡，接著高比就把門關上。由於櫃子裡幾乎沒有光，我的眼睛突然一片漆黑。過了沒多久，眼睛開始適應櫃子裡的環境，我發現原來羅傑都躲在了這個櫃子裡。我們三人像漢堡麩的餡料一樣，擠在櫃子中。

這時，腳步聲在我們的櫃子前停了下來。我們三人面面相覷，彼此都聽到大家的心跳聲開始澎湃起來。除了心跳聲，我們也聽到櫃子門前，有兩位在竊竊私語著，似乎發現我們身處的櫃子有什麼東西。

突然，櫃子的門不停地動，那兩人正在一下輕，一下大力地敲著櫃門，始終沒有打開櫃門，似乎害怕有什麼東西在櫃子裡。不過，他們敲了沒多久，覺得沒什麼動靜，停下了手沒有敲門，而是想要打開櫃門。

櫃子的門，一點一點地被拉開了，露出一條細縫，我們三人除了屏息以待，根本沒有能做的事，像等待接受死刑一樣。

櫃門又被拉開了一點，露出了兩根手指粗度的縫，光線照到我的眼睛上，感覺有點刺痛。不過櫃子門前的人應該還看不清櫃子裡的東西。

「啊．．．！」櫃門前傳來一聲慘叫，不過不是門前的兩人，而是他們身上的通訊器發出。

「怎麼回事？」櫃門前恐龍人問。

「快．．．！」通訊器隨後沒有了聲音。

「怎麼了？」

「我也不知道．．．」

「快去找他們！」

櫃門前的兩位恐龍人說完之後，傳來了一陣腳步聲。

看來上帝還是有聽到我的祈禱。

高比慢慢地推開櫃門，的確沒有人，三人都鬆了口氣。

「快走吧，這裡看來很危險。」羅傑說。

「沒錯，剛才他們開這櫃門時，似乎知道這裡會有什麼危險，加上剛才的通話，我覺得有什麼不好的事．．．」高比點頭道。

我們轉向門口方向跑去，一轉彎，遠處傳來一陣慘叫，叫聲停了之後，似乎有什麼東西在接近著我們。快要跑到門口時，跑最前的羅傑突然停下了腳步。

我正想問怎麼停了下來，不過眼前的東西告訴了我。

門口站著一隻兩米高的重爪龍，以體型來看，這隻重爪龍應該還沒成年。但這隻重爪龍兩手六根粗壯的手指，長出的不是普通的爪子，取而代之的是，六把鋼鐵而成的爪子，而且每把鋼爪上，都有密密麻麻的小倒勾。

重爪龍本來正對著門口使出它的鋼爪，由於我們一路跑來被牆邊擺置的櫃子遮擋，剛好看不到門口的位置，所以我們的出現正好打擾到它，也剛好讓我們惹上了這個麻煩。重爪龍停下了鋼爪，慢慢地轉頭把目光留在我們身上。

「如果被這爪子抓到，恐怕是活生生地被扯出一層皮。」高比說著，慢慢地退後。

我們三人，慢慢地一步一步退後，重爪龍雖然沒有向我們走來，但目光卻一直注視著我們。

「可能你的樣子有點奇怪，所以它有點猶豫。」羅傑說。

什麼？我的樣子有點奇怪．．．我還沒說我覺得你們的樣子很恐怖呢，而且還帶有一點滑稽。

重爪龍看我們愈走愈遠，它也轉身慢慢向我們走來。

「糟了，它往我們這裡來了。」我說。

「如果只有它這麼一隻，我們可能可以逃掉，你們看看它的爪子，剛才軍隊的人遇到危險，而它身上沒有一點丁血，看來還有其他的恐龍。」高比分析道。

「那怎麼辦，要出去的話，只有它身後的門。」羅傑急道。

「只能見步行步了，先慢慢退後，看下能不能從第二條的通道往門口逃。」高比說。

我們三人愈退愈後，重爪龍也慢慢地跟著我們，由於害怕它突然攻擊我們，所以我們過了很久才走到第一條通道的盡頭。

我們來到了轉彎處，重爪龍離我們大概五米遠的距離，重爪龍一直和我們保持著這樣的距離。但是，我們在第二條通道走了沒多久，它似乎發現我們根本對它沒有什麼威脅可言，剛才所保持的距離也愈來愈近了。

「你們有沒有留意到，它好像……」我輕聲說。

突然，背後傳來了一陣喘息聲，轉頭一看，又出現了一隻恐龍，而且是隻三角龍！如果這是一般的三角龍，我們或許不會有什麼事，但這隻三角龍明顯脾氣非常不好，頭上的角和重爪龍的爪一樣，都是鋼鐵鑄成。那三角龍後腳像鬥牛場中的牛一樣，腳在蹬著地，低頭喘著，眼睛發光似地看著我們，而我們就像鬥牛士等著它的來臨。

「快走吧！還站著幹什麼？」耳旁傳來羅傑的聲音。

什麼？怎麼聲音突然變了方向，他們不是在我後面嗎？我轉頭一看，高比和羅傑出現在第二通道和第一通道的空隙，這位置剛好能讓人勉強通過。

「我……你們……！」三角龍往我衝來。

我立即把所有力氣集中在腳底，也不管跳了之後會不會撞到牆壁，大力一跳，剛好上半身跳進了空隙之中。不過，後半身還在通道上，羅傑和高比馬上把我整個人拉了進去。

我進去之後，轉頭看，三角龍踩過我剛才停的地方。想到如果剛才跳不進空隙，它直接往我身上踩的話，斷手斷腳已經算是小傷了。

三角龍的猛撞，由於我的離開，它一下子撞倒了那隻重爪龍，重爪龍應聲而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三角龍撞完了重爪龍，發現重爪龍沒有了活動能力，忽然目標又回到了我們身上。它往我們方向走來，但後面的重爪龍努力地撐了起來發出吼叫聲，似乎在向三角龍挑釁著。三角龍聽了之後，目標轉向重爪龍，又是一撞，重爪龍再次倒下，實在弱不禁風。可是，感人的劇情又在上演，重爪龍再次站了起來發出吼叫，後果當然可想而知。

我們趁三角龍和重爪龍的糾纏之間，跑回第一通道，逃出了實驗室。門才關上，立即傳來撞擊聲，厚厚的鋼門似乎凸出了一點。

高比上前摸了一摸說：「哇，這門真的是被撞凸了，幸好走得快。」

「咚」一聲，鋼門再次傳出聲音，又多出了一點凸的地方，高比被嚇得倒在地上，我和羅傑頓時笑了出來。

「好吧，笑完了該走了，這門恐怕撐不了多久。」高比無奈地說。

第十三章

我們三人急忙跑離這基地，所幸的是，路上沒有遇到恐龍人的軍隊。

基地的大門沒有關閉，出口就在眼前。

「呼．．．現在，可以放鬆了吧，呼，呼，累，死我了。」高比喘氣道。

「你們的總統打算用剛才那些恐龍侵略地面世界？不會吧，這不就是加了鋼爪鋼牙的恐龍而已吧。」我想起最近又看到關於美國新科技的新聞，心想這些恐龍面對軍隊也沒什麼作為吧。

「這些恐龍恐怖的地方不在於加了鋼爪或鋼牙。」羅傑沒有慢下來動作，繼續快步往出口走著。

「那是什麼？」我扔下還在喘氣的高比，往羅傑追去。

「哎喲，休息一下都不可以呀。」高比從後而上。

羅傑率先離開門口，基地的出口散發著刺眼的光芒，他的身影隨著步伐，快速消失在光芒之中。

這情節，就像電影中老土的一幕，在黑暗的地方看到陽光，總是份外刺眼，帶著希望一樣。而我也隨之衝向這道希望之光。

「呵呵，難道這情節預兆著希望？」我在離開門口的一剎那想著。

而就在我想完這一段話的一瞬間。

「咦？」眼前突然一黑，四周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我本能反應地用手去摸眼睛，卻發現沒有東西遮住我的眼睛。

怎麼突然間黑了？是我眼睛突然失明了？

「羅傑？高比？」我喊了喊他們的名字。

沒有人回應。

「羅傑，我突然看不到了！」我開始有點緊張。

「嘿！高比，你在哪？」我繼續大喊。

四周除了黑暗和我的聲音，還是沒有人回應我。

我開始慌張起來，不斷大喊亂跑，持續了不知多久，直到我的喉嚨開始沙啞，還是沒有任何東西回應。

我坐了在地上，閉上眼睛讓自己冷靜下來，開始回想事情的經過。

怎麼回事？是我踏門的一瞬間，我踏進了異空間？這麼說，我只能永遠在這黑暗空間直到死去？抑或只能永遠這樣生存著。

想著這可能我就渾身起了雞皮。

還是說我突然死亡了？當時只有我們三人，前面是羅傑，要是他的話，我不會連怎麼死也不知道吧。那麼，是在我身後的高比？不會吧，他們要是想殺我，早就可以動手了，何必等到這一刻呢？難道說，這樣會讓我死了也不知道找誰報仇嗎？

等等？在我看不到東西的前一刻，我是在基地的出口。而剛才，在我看不到之後，我不斷大喊和跑動，照常理我應該會撞到基地的牆壁，又或者跑出基地時踩到外面的草叢。至於聲音，我肯定這裡應該不是門口之外，因為我大喊時的回音，沒有空曠的空間感，可是又不像在基地時說話時的回音。

這麼說來，我真的跑進了異空間？

不會是這樣的死法吧？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去做！我還有很多第一次沒有去做！我還有很多地方沒

．．

「喂喂，家雪，要吃飯了，你還坐在沙發上睡覺偷懶，快點來幫忙準備。」一把熟悉的聲音傳進我耳朵。

「唔？」我被這聲音呼喚著，突然醒來，坐在家裡的沙發上。

「你還不快點來幫忙整理好飯桌，沒地方放晚飯了。」廚房又傳來了剛才的聲音，對了，原來是母親的聲音，真的很久沒有聽到過了，還差點認不出來了。

這是？我沒有跑進異空間？之前的全部都是夢？

「整理好了沒？」母親從廚房伸出了頭盯著我。

「哈哈，現在就整理！」我馬上整理眼前的飯桌，心裡想著幸好剛才發生的是夢，要不然一直在那異空間，我真的會發瘋。

可是，那我在恐龍世界生存的那麼長時間，也是夢？那這夢會不會也太長了吧。

沒多久，母親端著豐盛的晚餐出來，父親也正好回到家裡。

「家雪，你回來了呀，你母親今晚準備了很多你喜歡吃的菜，要吃多點呀！」父親關門後對我說。

「嗯，好呀，我也很想念家裡的菜了。」我感到久違的家庭溫暖。

等下，就算我沒有去恐龍世界，也應該是在工作的宿舍呀，難道這也是夢？我用力擰了擰自己的大腿，痛得我差點把口中的飯噴了出來。

「你沒事擰自己幹嗎？」我的小動作被母親發現了。

「哈哈，沒事，之前去踢球大腿有點傷，想擰一擰，試下還有沒有痛。」我笑著說出這牽強的藉口。

「白痴。」母親說完也沒有多說什麼。

「開電視看看吧。」我拿遙控開了電視，想看看有沒有什麼端倪。

「一名市民報警，稱在行山期間被「巨蜥」襲擊，幸好及時逃走，身上沒有傷痕。漁農署前往案發地點調查後，沒有發現該巨蜥蹤跡。專家稱，相信市民所遇到是俗稱「五爪金龍」的巨蜥，但該種巨蜥本港野生個體已絕跡，應是有人野外放生。」

「對了，最近我聽老吳說，他的朋友有一次在去西貢偏遠地方釣魚時。在山道走時，也遇到巨蜥，那巨蜥不但怕人，反而向著老吳的朋友衝去，嚇得他連魚竿掉了也沒要就跑了。要等到第二天，他朋友找上幾個朋友才敢回到那裡撿回魚竿。看來，可能那巨蜥只是人養慣了，看到人跑來要食物吧，想不到把老吳朋友嚇成那樣。哈哈，哈哈……」父親大笑道。

「有可能是因為被人拋棄，所以看到人類才會攻擊人吧。」母親回答。

「哈哈，也有可能哦。」父親附和著母親。

「依我看，說不定那可能是恐龍。」我想起第一次遇到恐龍的事情，雖然我現在也不知道那是夢還是真實。

「你看電影看多了吧。」母親經常對我因看電影熬夜而嘮叨。

「突發新聞報道：西貢碼頭發現「巨蜥」襲擊市民，據了解市民已捕獲該巨蜥。現在由西貢現場記者報導。」我正想著如何回答，電視忽然報導這突發新聞。

「大家好，現場是西貢碼頭，很多市民都在現場為了一睹「巨蜥」的面目。另一方面，漁農署正與消防將該「巨蜥」交送漁農動物中心。由於太多市民在場集結，警方亦到場維持秩序。」記者說完後，畫面轉向在碼頭聚集的人群。

突然，一聲尖叫從黑夜中傳出，在場的市民都陷入這尖叫聲的恐怖一樣。每人臉上都帶有不安。隔了沒多久，一聲槍聲傳出，所有市民立即陷入恐慌，現場一片混亂。隨後，人群開始朝攝影機的方向跑來，很多人都爭先恐後地逃跑，場面像是遇到恐怖份子一樣。

不過，攝影師和記者依舊停留在原地，想拍出到底人群後是什麼。

「由於事發突然，我們也不知道到底裡面發生了什麼，會令市民們逃走。還有就是，那一下槍聲到底怎麼回事，我們會盡快為觀眾拍下。」記者臨危不亂道。

「快點走呀，愈來愈多「巨蜥」來了。」

「啊！！！」

「救命呀！」

「砰，砰，砰……」一連串槍聲傳出。

「啊，我被咬住了！」

「來救我！！！」

「砰砰砰砰．．．」槍聲比剛才更密了，沒有停下來過。

現場間轉眼被人們的慘叫聲和槍聲淹沒。

隨著人群散開，攝影機拍下了那些「巨蜥」和受傷的人。

有人被「巨蜥」咬斷了手腳，有人被抓得血肉模糊，有人只剩下一半的身體，還有數不清的是否還有呼吸的人躺在地上．．．一幕幕人間煉獄的畫面出現在眼前。

「這是什麼．．．」父親和母親看到電視的畫面時，本來縱容的表情，瞬息變得驚訝。

「這．．．到底怎麼回事！？」最令我感到恐懼的不是那些血腥場面。因為當我一看那些巨蜥，就馬上認出那根本不是什麼蜥蜴之類的，全部都是恐龍！而且正正就是我在恐龍基地所遇到，有著鋼爪鋼牙的恐龍！

「快逃！」攝影機前的記者看到眼前的畫面，馬上提醒身後的攝影師。

攝影機的畫面拍著剛才的反方向，有人想駕車逃離，但被人群阻擋著，希望能上車，甚至有人不管有沒有座位，直接爬上座頂。